

平江不肖生著 二集

湖江奇俠傳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圖繪

江湖奇俠傳目錄

第二集

第十一回 呂宣良差鷹救桂武

沈棲霞却盜收紅姑

第十二回 跛叫化積怨找仇人

小童生一怒打知府

第十三回 羅慎齋八行書救小門生

向樂山一條辯打山東老

第十四回 大鄉紳挽留周教師

小俠客氣煞洪矮牯

第十五回 小俠客夜行丟褲

老英雄捉盜贈銀

第十六回 湘江岸越貨刦書箱

嶽麓山尋仇遇奇俠

第十七回 指迷路大吃八角亭

拜師墳痛哭萬載縣

第十八回 小俠客病試千劙闡

老和尚靈通八百魚

第十九回 坐本龕智遠入定

打和尚來順受傷

第二十回 化少子和尚顯神通

救丈夫尼姑施智計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第十一回 呂宣良差鷹救桂武 沈棲霞却盜收紅姑

話說甘聯珠如夢如癡的被桂武拉着手。躡出頭門。不停步的跑了二里路。甘聯珠才定了定神。問桂武是怎麼一回事。何以祖母的拐杖打來。我正閉目待死。你却能把我救出來。桂武笑道。我那有這般本領。能將你救出來。這事真也有些奇怪。你當時架不起祖母的拐杖。身子往後頓。將下來。我眼睜睜的望着。真是急得走頭無路。明知自己的本領。不濟。鐵棍又壞了。那敢動手來幫你呢。心裏正在又急又痛。猛然見一隻大鷹比閃電還快。從頭門外撲進來。一爪就將那要打下來的拐杖。抓住。脫離了祖母的手。再翅膀一拂。大約是拂在祖母的臉上。祇聽得。



祖母哎呀一聲連旱煙管都丢了。雙手把臉捧住。我一見這情形。心中好不痛快。不敢停留。更來不及說甚麼。所以拉了你就走。甘聯珠吃驚似的問道。你看明白了。是一隻鷹麼。桂武道。青天白日怎的看不明白呢。確是一隻極大的黑鷹。甘聯珠歎道。不好了。我家的仇敵金羅漢到了。除了他。有兩隻神鷹。甚麼人也沒有。桂武問道。金羅漢是個甚麼樣的人。如何和你家是仇敵。甘聯珠道。我常聽得我父親說。江湖上有個呂宣良。綽號金羅漢。專一與崆峒派的人作對。養了兩隻神鷹。許多有本領的人都敗在那兩隻鷹的爪裏。我師伯董祿堂。險些兒連性命都丢了。所以金羅漢是我家的仇敵。不知他今日怎的到這裏來了。却救了你我的性命。桂武問道。他是不是一個白鬚老頭兒呢。甘聯珠點頭道。我雖不曾見過。但聽說他的年紀很大了。你問怎的。桂武便將前日



在山頂閒眺，遇見金羅漢的話說了。甘聯珠笑道：「幸得你前夜不曾將這話向我說。若說給我聽了，我必疑是金羅漢有意離間我家裏人。特來刁唆你的。我有了這疑心，不但不肯和你同走，說不定還要疑你是來我家臥底的。那麼事情就糟透了。」桂武道：「我所以不將遇見他的話說出來，一則因不知道他是甚麼人。若將當時那種神出鬼沒的情形說出來，怕你疑慮。二則想離開你家，原是我的本意，久已有了這個念頭。並不是遇見他才發生的。用不着把他說出來。」甘聯珠點頭應是。又道：「此地離家太近，我們不可久留。看你打算往甚麼地方走，就此走罷。這是乘我父親哥哥都不在家，我們祇要打出了頭門，在此停留，這一會還沒要緊。若是父兄在家的時候，不能立時逃出三十里以外，祇怕你我的頭此刻早被飛劍取去了呢。」桂武道：「我到湖南來，原是爲尋



我姑母想投託他替我覓一安身立命之所。無奈探訪了多少日子。探訪不着。於今祇好再去臨湘從容探訪。我想我姑母此時的年紀。尙不過四十來歲。必不會去世。祇因他出嫁得早。那時我才得四歲。我父親在日。他同姑父陳友蘭在我家住過好些日子。後來父親一死。路遠了。兩家便不大來往。父親死了的第二年。接了姑母專人送來的訃告。我才知道姑父也死了。姑母守着一個兩歲的表弟。聽說搬到臨湘鄉下住。自後便絕無消息。這也祇怪我那時太不長進。專一和許多狐羣狗黨做一塊。家中大小的事一點也不過問。我姑父去世既久。姑母又不在縣城。我初來人地生疏。因此探訪不着。此時也沒有旁的道路可走。仍舊往臨湘去罷。二人遂到臨湘。甘聯珠拿出些珠寶變賣了錢。置備田產房屋。也不向人說明自己的來歷。臨湘人見他夫婦都生得那。

們。漂。亮。舉。動。又。很。豪。華。也。沒。人。疑。心。他。們。是。強。盜。窩。裏。出。來。的。桂。武。
逢。人。打。聽。他。姑。母。的。消。息。又。是。一。年。多。沒。得。着。些。兒。蹤。影。桂。武。揣。想。他。
姑。母。不。是。已。經。去。世。就。是。搬。到。別。州。府。縣。去。了。不。在。臨。湘。已。漸。漸。把。探。
訪。的。心。懈。怠。下。來。了。一。日。桂。武。正。和。甘。聯。珠。在。家。閒。談。忽。見。一。個。十。來。
歲。的。小。孩。生。得。骨。秀。神。清。英。氣。奔。立。在。門。外。向。裏。面。大。聲。問。道。這。裏。
可。有。一。位。姓。桂。的。公。子。麼。桂。武。聽。了。心。中。一。動。一。面。迎。出。來。一。面。留。神。
看。那。小。孩。的。眉。目。竟。和。自。己。的。眉。目。一。般。無。二。若。在一。道。兒。同。走。不。問。
誰。人。見。了。必。說。是。同。胞。兄。弟。旋。想。旋。走。到。切。近。且。不。答。應。自。己。就。是。桂。
公。子。先。問。那。小。孩。道。你。是。那。裏。來。的。姓。甚。麼。問。桂。公。子。做。甚。那。小。孩。見。
桂。武。出。來。兩。眼。也。不。住。的。向。桂。武。臉。上。打。量。不。待。桂。武。說。出。姓。氏。小。孩。見。
已。拜。倒。在。地。說。道。家。母。今。日。才。知。表。哥。在。此。特。命。小。弟。來。請。表。哥。到。寒。



舍去。桂武聽了表哥的稱呼。一時方想到是自己姑母打發表弟來請的。連忙也拜下去。將表弟扶起。心中歡喜。自不待言。一手拉了表弟的手。同進裏面。與甘聯珠也見了禮。桂武才問他表弟的名字。表弟答道。我名叫繼志。家母吩咐在路上不要耽擱。見着表哥就請同去。免得家母盼望。桂武喜問道。姑母怎知道我住在此地。可笑我專爲探訪姑母。才來臨湘。在這裏前後住了三年。竟沒探着姑母的住處。今日倒是他老人家知道了。勞老弟的步來找我。陳繼志答道。家母怎知道表哥在此。却不會向我說。表哥去見了家母。自會知道。家母並吩咐了表嫂。也請一陣同去。桂武回顧甘聯珠笑道。怪呀。他老人家連你在這裏都知道了。甘聯珠也笑道。既知道你在這裏。自然連我也知道。我本應得同去。請安。祇是他老人家住在那裏。此去有多少的路程。得問問小弟弟。



桂武道。他這般小小。的年紀。能來。沒多遠的路。是不問可知。陳繼志也點頭說道。沒多遠的路。甘聯珠走進自己臥房。更換衣服。桂武教陳繼志坐着。也跟着甘聯珠進房。祇見甘聯珠正坐在床上。裏足將鐵尖鞋套在裏面。桂武驚問道。又不去和人家動手。你穿上這東西。幹甚麼呢。甘聯珠笑道。定要和人家動手。才能穿這東西嗎。桂武道。我看去見姑母用不着穿上這東西。甘聯珠將桂武拉到跟前。低聲說道。你並不認識你這位表弟。今日突如其来。教我二人同去。我想你前後在此尋訪了三年。就住在這屋子裏。也有一年多了。姑母既是住的。離這裏沒多遠的路。怎的是有心尋訪的。倒尋不着。他想不到你在這裏的。却打聽出來了。這情理不是很說不過去嗎。並且我們住在這裏。從來不曾和人往來過。也沒向人說過自己的姓名來歷。他從何知道我們住處。



的。呢。你剛才問你這表弟看是怎生知道的。他不是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教你去問姑母自會知道的嗎。我想這事有些蹊蹺。不去也不好。又怕是真的要去就不能不防備。小心點兒總好。桂武聽了甘聯珠的話。心中也有些疑慮。祇是看陳繼志的相貌酷似自己。又相信是自己姑母的兒子。因知道自己的面貌從小就很像姑母。母子面龐相似的極是尋常。然也覺得甘聯珠慮的不錯。自己衣底也暗藏了防身兵器。甘聯珠妝飾已畢。同出來與陳繼志動身。陳繼志在前面走。桂武夫婦跟在後面走了半里多路。陳繼志的脚步越走越快。桂武向甘聯珠說道。看不出他這小小的年紀。倒這們會跑路。我們的脚步也放快些吧。不要趕他不上。給他笑話。甘聯珠微微點頭。不做聲。二人真個把脚步放快了。又走了半里。桂武忍不住問道。老弟。不是說沒多遠的路嗎。還

有多遠呢。陳繼志回頭笑道：「那有多遠？」一會兒就到了。陳繼志口裏說着，脚底下更加快了。桂武已跟着跑出汗來。甘聯珠還不大覺着累。不一會，一座很高的石山當住去路。陳繼志立住腳，將要和桂武說話。桂武已相差有四五丈遠近。甘聯珠却相離不過幾尺。桂武面上有些慚愧。走近陳繼志，說道：「多久不走路了？」走不動，見笑得很。還有多少遠呢？陳繼志笑道：「本來表哥是公子爺出身，自是不會走路。就是表嫂也是千金小姐，怎能比我這鄉下看牛羊的小孩終日翻山越嶺的走慣了？」此時得翻過這一座山，却怎麼辦呢？哥哥嫂嫂能爬上去麼？桂武看那山，盡是房子大一塊的頑石堆成的。石上都是青苔，莫說樹木連草也沒長着一根。更沒有上去的路徑。陡峭的和壁一般，心想憑着自己一身本領，上是能上去的。但是石上須不長着青苔，才好腳踏在青苔上面。是



滑的萬一躡到半山之間。一脚不曾踏牢，滑將下來，豈不要跌個骨斷筋折？又想表弟這們小的年紀，他未必就能爬得上去。他如果真有這種能耐，能不怕滑跌下來？我們就照着他腳踏的地方踏去，便也不怕滑了。當下對陳繼志說道：「去老弟家裏必得從這山爬過去嗎？」若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我們也祇好跟着老弟走了。陳繼志道：「第二條路是有不過須回頭繞一個大彎子。我恐怕母親盼望，所以引表哥表嫂到這裏來。我在前慢慢的上去。二位照樣上來就是。這山是我三四歲的時候，便爬慣了的。不算一回事。說着舉步如行平地，絕不費事的。轉眼就上到半山。甘聯珠也跟着飛身而上。桂武祇得抖擻精神，連躡帶躍的往上趕。好不容易用盡平生之力，趕到半山。一看陳繼志已神閒氣靜的立在山頂。甘聯珠雖也上去了，却是臉上變了顏色，立在那裏喘息不



已。桂武這時的兩條腿疲軟的不能動了。上半截的山勢更來得陡峻。實在沒力量能上去了。也不好意思說甚麼低頭就揀一塊平整點兒的石頭坐下來歇息。心想我小時候在家鄉雖說是家中富有有下人伺候不要我自己勞動。然我生性歡喜武事。何嘗不是終日在外翻山越嶺。但是像這們陡峻的山休說我不會上過。又幾曾見有人能上呢。甘聯珠是練就了魁尖的上高本領。尙且累得喘氣不匀。可見我這表弟的本領必還在他之上。不過我小時候並不曾聽得我父母說我姑母也會武藝。計算我表弟的年齡。此時不過十一歲。又沒有父親難道。是天生成這般便捷身體。甘聯珠疑心這事怕有些蹊蹮。他疑慮的祇怕不錯。桂武正低頭躊躇着。忽覺頭頂上有甚麼東西顫動。忙抬頭看。原來是一根極粗的葛藤從山頂懸下來。陳繼志捏着一端在上面。



說道。表哥身體疲倦了。祇雙手緊緊握住這籜。我拉表哥上來。桂武又想他這一點兒大的身體如何能拉的起。我這不是笑話。不要連他自己都拉下山來了。不是當要的。遂仰面朝上道說。用不着拉。我再歇息一會就能上來了。陳繼志在上說道。我母親在家等的苦還有幾里路。不要耽擱了罷。桂武也實在是疲乏不堪了。姑且握住葛籜試試。若上面拉不動也沒要緊。並且有甘聯珠在上面也可幫着拉。便兩手牢牢的將葛籜握住。即時身不由自主。兩脚騰空彷彿登雲駕霧一般。祇往上上升。桂武的身軀很重。拉得那葛籜喳喳的響。桂武心裏着慌。惟恐葛籜從中斷了。必然跌得骨斷筋折。還好陳繼志手快。在吊井裏提水似。的祇須幾把就將桂武吊上了山頂。桂武立穩了脚。兩臉通紅的問道。老弟。會上山可說是從小翻山越嶺慣了兩膀。這們大的氣力難道。

也是吊人吊慣了嗎。老弟得向我說個明白。我方敢隨老弟到姑母那裏去。若不說明我總不免有些疑慮。我與其擋在心上懷疑不如請你說個明白。姑母畢竟是怎的知道我的住處。陳繼志笑嘻嘻的答道。表哥要問我兩膀怎生有這們大的氣力麼。我母親還時常罵我。生得太脆弱。練不出氣力呢。表哥懷疑些甚麼。下山不遠就是我家。見著我母親。我母親都會說給表哥聽的。這根葛籐是我三四歲的時候。我母親給我做幫手的。起初沒有這葛籐。這山不能上下。於今上下慣了。這葛籐就沒有用處。擋在這山頂上。好幾年了。陳繼志才說到這裏。忽住了嘴。偏着耳往山下聽。隨向甘桂二人說道。我母親在下面呼喚了。請快走。下去吧。甘桂二人也聽得有女子的聲音。在山下呼喚。陳繼志匆忙將葛籐塞入石巖裏面。引二人下山。下山的路却不似上山那般陡峻。

三人走到山下。陳繼志指着前面一個道裝女子向桂武說道：表哥請看我母親不是在前面等候嗎？桂武沒回答，心想我姑母怎麼成了一個女道士漸漸的走近了仔細一看還約略認得出容貌來不是自己。的姑母是誰呢？桂武小時的乳名清官。他姑母已迎着呼他的乳名笑。道十年不見，見面幾乎不認識了。我知道你找尋得我很苦。我直到今日才知道呢！桂武此時疑雲盡散，忙緊走幾步爬下地叩頭口稱姑母。甘聯珠自也跟着跪拜他姑母。笑向甘聯珠問道：你就是北荆橋甘家的小姐麼？也真難得有你這們明白大義。我聽得說心裏就歡喜的了。不得甘桂二人都猜不透他姑母是怎生知道的。當下在外面也不便。開口去問。一同到了他姑母家裏談論起來。原來他姑母就是前幾回書中所寫的紅姑祇。因他姑父陳友蘭死後，紅姑的年紀還不到三十。

歲守着一個兩歲的孩兒取名繼志。陳友蘭很遺留下不少的財產。當時陳家的族人都不免有些眼紅。想將紅姑排擠得改了嫁。族人欺繼志年小。好把遺產朋分。以爲紅姑年輕貌美。必容易誘惑。那知紅姑的節操極堅。族人用了多少的方法。都不會將紅姑誘惑。紅姑的性情異常慷慨。不肯拘泥小節。平常沒了丈夫的婦人在家守節。都是遍身縞素。到死不肯穿紅着綠。凡是年輕婦女所享受的一切繁華。皆得捨除。淨盡而紅姑生性愛紅。又本來是個不拘小節的人。丈夫在日所穿的衣服。不肯完全廢掉。安葬了陳友蘭之後。仍照常穿着起來。族人便抓到了這一層。做憑據。在臨湘縣告紅姑不貞節。虧得那縣官廉明。將族人申飭了一頓。紅姑就搬到臨湘鄉下住。族人告紅姑不會如願。反被縣官申飭了一頓。紅姑佔盡了上風。心中不服。見紅姑獨自搬到鄉下。



去住便集合許多無賴去紅姑家裏行劫這時紅姑祇雇了一個乳母一個粗作老媽住在自家的田莊上這日黃昏向後忽來了一個化緣的道姑年紀約有六十多歲要在紅姑家借宿陳友蘭在日對於這些三姑六婆本極厭惡從來不許上門於今陳友蘭死了紅姑見這道姑年紀已老天色又已黑將下來若不許這道姑歇宿心裏覺得有些過不去祇得教他和老媽子同睡誰知到了半夜族人行劫的來了共有二十多個壯健漢子一個個都用鍋煙塗黑了面孔把唱戲的假鬍鬚掛了劈門入室將紅姑和乳母老媽子都綑起來堆在一個床上反鎖了房門各自搶東西去了紅姑見乳母也被綑却不見自己的兒子便問乳母繼志在那裏乳母回答不知道說被綑醒來已不見了公子老媽子就說那借宿的老道姑也不知去向他必是強盜一夥的特來這

裏作內應。紅姑守節所希望的就在這個小孩。一旦被強盜劫得不知去向。如何能不心痛。祇恨手足被綑了。不能動彈。不然也一頭撞死了。正在那裏傷心痛哭。忽然房門開了。有人拿了個火把過來。紅姑料是強盜。將兩眼閉了。不看。祇聽得乳母呼道。奶奶。你看。麼公子果是在這道。姑手中抱着紅姑。這才打開眼。祇見那道姑笑容滿面的。左手抱着繼志。右手握着一條竹纜子火把。照着紅姑。說道。奶奶不用害怕。強徒都被貧道拿住了。公子也有一些沒有損傷。說着。將繼志放在床上。祇用手。在三人身上。一摸。綑縛手足的麻繩。登時如被刀割斷了。紅姑坐了起來。一把抱了繼志。才向道姑道謝。問怎生將強徒拿住的。道姑笑道。請奶奶同去外面一看。便知端底。紅姑嚇虛了心。仍有些膽怯。不敢去看。道姑拉了紅姑的手。道有貧道在此。怕甚麼呢。一個也不會跑掉。祇

看奶奶要怎生發落。紅姑彷彿如在夢中的跟了道姑出來見堂屋角上擠滿了一角高矮的人。臉上都塗抹得那可怕的樣子。一無繩索綑綁。二無牆壁遮攔。却都呆呆的立着。動也不動。各人的眼睛又都是光着的。不過不能活動的。看人紅姑向那道姑問道。師傅用甚麼法子能使他們這樣擠在一塊兒不動呢。道姑笑道。這法子容易得很。奶奶若是想學貧道可以傳授給你在山野之間居住。這類法子也。不可不知。這些兒貧道數十年山行野宿就全仗這些方法保護性命。這些強徒看奶奶要怎生處置。祇須說一句都交給貧道辦理。就是據貧道看這些強徒必非是尋常強賊。奶奶兩歲的公子與強徒有何仇恨。他們竟想置之死地。若不是貧道在旁邊將公子救了。祇怕公子此刻的身體已是四分五裂了。貧道因見他們如此狠毒才存心一網也。不教。

他跑掉紅姑一聽道姑的話已知道這些強徒盡是同族的無賴子祇要自己沒受甚麼損害便不想再結深怨當下請道姑教衆強徒醒來紅姑親自訓斥了一番一個一個的放了並不追究紅姑的天分本高從此就拜那道姑爲師那道姑姓沈道號棲霞也是有清一代的女劍俠和金羅漢呂宣良最是投契終年借着化緣遊行各地專一救濟貧苦誅鋤強暴他也和金羅漢一般沒有一定的庵寺因見紅姑是一個意志堅強的女子很願意的收做徒弟五年之後紅姑已鍊了一身了不得的本領江湖上人因他歡喜穿紅都呼他爲紅姑紅姑一面從沈棲霞學道一面督着陳繼志練武藝陳繼志才三歲剛學會了走路就教他練不好走的山嶺去爬五歲就教他鍊氣並道家一切的基礎工夫紅姑的本領成功陳繼志的本領便也不在人下了這日紅姑在清

虛觀遇見金羅漢。金羅漢問紅姑。已見着桂武。沒有紅姑見問。還摸不着頭腦。金羅漢遂將桂武來臨湘投紅姑。不着在華容賣藝。贅入甘瘤子家中。圖逃無計。及自己如何指引桂武。如何差鷹去救了甘聯珠的話。說了一遍。又道我前日在一家新造的房子門前經過。還見着甘瘤子的女兒。在那房子裏面。我料知就是桂武夫婦住在那裏。祇道你早已見着了。尙不知道麼。紅姑這才問明了那房子的所在。歸家就教陳繼志去請。所以說起來。知道得這般詳悉。紅姑將前後的事說給甘桂二人聽了。甘聯珠因想跟紅姑學習劍術。就認紅姑做了義母。從此兩家往來十分親密。却說瘤子父子歸家。聽說自己女兒和桂武走了。倒不甚在意。聽到末尾。來了一隻黑鷹。將自己母親的拐杖抓去。並翅膀拂傷了。母親的左眼。知道是金羅漢差鷹來救的。便氣得暴跳如雷。



恨不得抓着金羅漢拚命祇因知道自己的本領不是金羅漢的對手現放着師兄董祿堂是榜樣祇好勉強按納住火性甘二娘馳年老的人受了這次大驚嚇心裏加上一氣不到半月便嗚呼哀哉死了甘瘤子既和尋常人一樣住家不能不發喪守制就把這仇恨延擋下來有一天他師叔四海龍王楊贊廷來了甘瘤子將金羅漢呂宣良屢次如何欺負崆峒派人添枝帶葉的說了有意激怒楊贊廷果然把楊贊廷激得要去找呂宣良替崆峒派出氣不知找着了沒有出了氣沒有且待第十二回再寫

冰廬主人評曰上回極力描寫甘二娘馳之如何勇猛及鐵拐杖之如何神奇至甘聯珠雙刀護項閉目待死時真令人代爲急煞迨讀至本回呂宣良之神鷹忽至鐵拐杖飛去半天則又令人代爲喜煞

此段文字大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概。

甘聯珠見陳繼志其來突如卽暗將鐵尖鞋套在足上預爲戒備足徵女子之心較男子爲細非過慮也。

紅姑族人因覬覦陳友蘭遺產之故逼醜誣控無所不用其極計旣不售復扮盜圖劫必欲置繼志於死地心狠計毒勝於豺豹矣及旣爲棲霞所制紅姑非但不加懲創且盡斥釋之大度能容洵佛家慈悲之懷善哉善哉。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楊濟羣評

第十二回 跛叫化積怨找仇人 小童生一怒打知府

話說甘瘤子因怕自己敵不過呂宣良，有意激怒他。師叔楊贊廷、楊贊廷果不服氣，向甘瘤子說道：「呂宣良現專一和我崆峒派人作對，我等要圖報復也不必定要處置呂宣良。祇要是他們鍊氣派的人，不問男女老幼，我等遇着了就得收拾。」他算是報復了呂宣良那個老鬼，實在難惹。從來也不會聽說有人討了那老鬼的便宜。他又沒一定的住處，找尋他極不容易。但是他的徒弟雖少，黨羽却是很多。我等能將他的黨羽多做翻幾個，使那老鬼聽了氣也得氣個半死。甘瘤子道：「小姪原也是這般打算，就因巧他們的黨羽太多，恐怕敵不過他們人多勢大。」



衆弄巧成拙。老叔也是沒一定的住處。臨時想求老叔相助。一臂也是沒處找尋。楊贊廷道：「你有爲難的時候，不待你來相求，我自然會來給你助場。」甘瘤子知道楊贊廷的本領，在崆峒派中無人及得。雖遠隔數千里，他能朝發夕至，並且精通易數，千里以外的吉凶禍福，一捏指頭，知端底。相信他說了來助場，臨時是不會失約的。楊贊廷去後，甘瘤子便隨時隨地存心和鍊氣派人作對。祇苦沒有適當的機會，他自從收了當德慶這個徒弟，心中十分得意。當德慶也肯下苦工研鍊，不消十年，已盡得了甘瘤子的本領。終日裝作叫化，到各處躡盤子，做眼線，探實了有夠得上下手的富戶，夜間就去割取。不過甘瘤子這種強盜，比較綠林中的強盜，本領自是高的多。就是舉動也比較的光明，雖一般割取人家財寶，却有許多禁忌。不假綠林強盜的見錢就要正正當當。

當的商人拿出血本做買賣便賺了十萬八萬他們做獨腳強盜的連望也不去割取的有時不曾探聽明白冒昧動手割了來事後知道割錯了仍然將原物退回平日所割來的財物總有一半用在周濟貧乏上頭所以江湖上稱他們這種強盜也加上一個俠義的名目那時兩湖的綠林沒一個不知道甘瘤子也沒一個不敬服甘瘤子所以羅山的大水盜大家呼爲焦大哥的焦譽義和彭四叫雞割了當德慶的鏢銀甘瘤子一去討鏢立刻便全數退回至於彭四叫雞對護兵船士說的那派話不過是自己要顧面子有意把當德慶的本領提高才顯得自己被斷掉一條臂膀不是敗在沒本領的人手裏後來甘瘤子去說更知道既有甘瘤子出頭鏢銀不全數退回是不行的祇反說着

那刀的分上退還一半。看甘瘤子的情面退還一半。這是他們江湖上做順水人情。結交有本領人的一種手段。果然當德慶就這回的事對於焦啓義彭四叫雞一干人很發生一種好感。成了不同道的至交。於今且說當德慶這日治好了陸鳳陽之後作辭出來。心中甚是高興。暗想這番鍊氣派人的錯處。給我拿着了。哈哈。你們鍊氣派人。當自誇義。俠能救困扶危。不侵害良善。却用梅花針死傷這們多農民。平濶縣。人爭水陸碼頭。與你們當劍客的有何關係。無知農民又豈是你們當劍客的對手。一霎時教無辜農民死傷幾百。問心如何能安。道理如何能說得過去。但不知這事是那一個沒天良人幹出來的。我且把這人查明出來。再由師父出頭邀請江湖上豪傑評評這個道理。當德慶走到金家河裝作叫化的挨家窺探。聽得家家戶戶談論的都是說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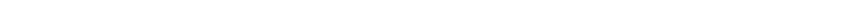
二。獸子倒有一個。這們英雄的義子能替我們平江人爭氣。我們這回本來已是輸的不可救藥了。虧得這義拾兒來找萬二獸子。不知他使的甚麼神通。祇見他將衣一擣。兩手一揚。那些瀏陽蠻子自會一個一個的紛紛倒地。聽說羅隊長已親到萬二獸子家看這義拾兒去了。當德慶聽一般人的言語大都如此。正想去萬二獸子家看這義拾兒。是怎麼一個人物。忽見迎面來了一大羣的人。走前面的是幾個壯健的農民中間一個體格魁梧氣象英武的漢子。年紀約在五十以外。右手挽着一個丰采韶秀態度雍容的美少年。旋走旋說笑。很露出得意的神氣。後面跟着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也是農民模樣。相貌慈祥和藹。一望就知道是個很老實的人。笑容滿面的和最後幾個壯健農民說話。常德慶做個全不在意的立在旁邊。心裏已料定那五十多歲的漢



子必是一般人口裏說的甚麼羅隊長美少年必就是使用梅花針的人。這老頭不待說是萬二獸子了立在旁邊等一羣人走過卽同身緩的跟着不一會跟到一所莊院。一羣人都進莊院去了。常德慶看那莊院的形勢不小。約莫有七八十間房屋。四周樹木叢密。團團圍住。和一座木城相似。進莊門的一條道路。用小石子鋪着。兩旁並排栽着數十顆傘蓋一般的檜樹。倒很是一個富厚人家的氣派。常德慶心想。這們一個書生模樣的美少年。倒看不出他有這們很毒的心腸。看他的氣度顏色不必打聽就可斷定他是崑崙鍊氣派的弟子。不過我曾聽得師父說呂宣良平生祇有兩個徒弟。年紀都有六十七歲了。呂宣良並不許他的徒弟再收徒弟。這小子決不是他這一派的弟子。我何不趁此去試試這小子的本領。看是怎樣。想罷。卽一偏一點的向莊門走。



去才挨進莊門便見義拾兒在前羅隊長在後滿面堆歡的迎了出來。義拾兒朝着常德慶拱拱手開口說道小弟雖是肉眼却能認出老哥是個非常人物請不必再以假面目相向小弟今日借花獻佛敬邀老哥進裏面痛飲三杯常德慶見義拾兒這般舉動心中老大吃了一驚。正待再裝出不承認的樣子那羅隊長也走過來一揖到地的說道我本是一個俗子不識英雄承楊公子指示才得拜識山斗倘蒙不嫌簡陋請進去胡亂飲幾杯薄酒常德慶知道再隱瞞不住不進去倒顯得膽怯祇得也拱了拱手道知道兩位在趙家坪替平江人建了大功將瀏陽的小百姓殺了個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瀏陽那些該死的小百姓不知迴避應得受這般慘刦死的不虧我特地前來賀喜也正想討一杯喜酒喝喝說完進了莊門楊羅二人讓常德慶踱進廳堂堂上已



字擺好了兩桌筵席。羅傳賢推常德慶首座。常德慶指着楊天池哈哈笑道：「他才是應當首座的。我有何德何能，敢當這般敬意？」剛才聽者兄稱呼他「楊公子」，他尊姓楊，我是知道了，還沒請教。台甫是怎生個稱呼？楊天池聽了，常德慶這種輕慢的話音，和見了這種跋扈的態度，心裏很有些納悶。不知常德慶是種甚麼來意，在路上遇見常德慶的時候，雖曾看出是一個有本領人喬裝的樣子，却想不到是和崆峒鍊氣派有宿怨特來尋仇的。祇因楊天池在清虛觀年數雖不算少，但從不曾聽自己師父說過與崆峒派有嫌怨的話，並且崆峒派的董祿堂敗於呂宣良之手，在崆峒派人以爲是莫大之恥辱，而在崆峒派中人並不當作一回事。呂宣良救桂武夫婦出來，鷹翅拂傷了甘二娘，甘瘤子更以爲是有意來欺侮崆峒派人，在崆峒派人也沒人將這事放在心。



上。所以楊天池絕未想到當德慶是存心來和自己作對的。既是沒想到這一層便以爲當德慶的輕慢疎狂是其本性。江湖上有本領的人性情古怪的很多。不足爲奇。當下还是很客氣的直說了自己的姓名。和這番助陣的原由。並表明自己因沒有殺人的心思才用梅花針。原祇打算使瀏陽隊裏略略受點兒輕微的傷。不料自己這邊的人得勝就反攻起來。一些兒不肯放鬆。及至自己去搶鑼來打。已是死傷的不少了。常德慶聽了。又仰天打了一個哈哈。道這祇能怪瀏陽人太不中用。楊公子一時高興和他們開开玩笑。他們就承當不起。而且死傷的數百人。至今還沒一個知道。是受了公子爺的恩惠呢。楊天池一聽。常德慶這般言語估料是想來替瀏陽人打不平的。登時臉上氣變了顏色。答道你是那裏來的。怎這般不識抬舉。你公子爺便殺死幾百人與

你何干由得你當面搶白我。你姓甚麼。你有本領。替瀏陽人打不平。儘管使出來。你公子爺懼怯。你也不算好漢。常德慶並不生氣。仍是笑嘻嘻的把頭點了兩點。說道了不得好大的口氣。公子爺心裏想殺人。莫說幾百個便是幾千幾萬也祇怪那些人命短。公子爺又不曾殺我。自然與我無干。我是一個當乞丐的人。怎敢說替瀏陽人打不平。在公子爺面前使本領。公子爺莫怪。乞丐那有姓名。更如何識得公子爺的抬舉。羅傳賢見二人說翻了臉。心裏也有些恨這叫化。竟像有意欺侮楊天池。專說些挖苦譏嘲的話。雖曾聽楊天池說這叫化是有本領人。喬裝的。但看了這形容枯槁肢體不完的樣子。並不大相信。楊天池沒看走眼。以故同楊天池出來迎接的時候。直說出自己不認識。因楊公子是這們說才肯出來迎接的意思來。此時見楊天池發怒。也正色向當

德慶道。彼此都是初會。大家不嫌棄。客客氣氣的。也算是朋友交結。一場。常德慶不待羅傳賢說下去。已雙手抱拳。打了一拱。道。領教。領教。改日再見。說時一轉眼。便不見這叫化的影子了。羅傳賢吃了一驚。忙回頭。向楊天池問怎麼。祇見楊天池橫眉怒目的。向堂下大喝一聲。道。賊丐。休得無禮。且睜眼看清我。楊某是何等人。再來搗鬼。我和你遠日無冤。近日無仇。用不着認真。較量你若真要替濁陽人打不平。須得光明正大的同上趙家坪去。楊天池喝聲才畢。就聽得那叫化的聲音答道。好的我也。明人不做暗事。三日之內。我邀集江湖豪傑。約期和你說話。我姓常。名德慶。說到這裏。音響寂然。把個羅傳賢驚得呆了半晌。才問楊天池道。這叫化不是個鬼怪麼。怎麼一轉眼就不見他的影子。却又聽得他的聲音說話呢。楊天池道。並不是鬼怪。他想用隱身法瞞過我。

的眼睛出我不意飛劍殺我既被我識破祇得把話說明此時是確已走了我這回本待在我義父家裏多盤桓兩日剛才這常德慶既說明三日之內要邀集江湖上豪傑向我說話這事來得太稀奇我不能不作準備承先生的情下次再來叨擾我此刻不能在此耽延了羅楊二人出外迎接常德慶的時候萬二獸子避在旁邊房裏此時才出來聽了義拾兒說就要走心裏捨不得楊天池祇得用言語安慰了一番別了羅傳賢送萬二獸子回家方急匆匆回到清虛觀這時候的柳遲還不會進清虛觀清虛道正收了向樂山做徒弟才帶回觀中清虛道收向樂山的一回故事凡是年紀在七十以上的平江人十有八九能知道這事的在下且趁這當兒交待一番再寫以下爭水陸碼頭的事方有着落向樂山是平江人兄弟三個他最小他大哥向閔賢是羅慎齋

的學生學問極其淵博。二十二歲就中了進士。羅慎齋極得意。他看待和自己兒子一般。二哥向曾賢年紀比樂山大兩歲。就由向閔賢教着二人讀書。這時曾賢十歲。樂山八歲。八股文章都成了篇。并做得很。好。向閔賢便帶着兩個兄弟去考幼童。縣考的時候。曾賢樂山都取了前十名。在平江縣應過縣考。就在岳州府應府考。那時岳州府的知府是一個貪婪無厭見錢眼開的捐班官兒。投考的童生們不送錢給他。無論你有多大的學問。莫想能取前十名。這知府在岳州任上。照例是富厚之家的子弟。按着財產的多少定這前十名的次第。巴平臨華四縣。有才無財。受了委屈的童生們。會起鬨鬧過一次。無奈知府的神通廣大。一些兒不會鬧出結果來。向樂山家裏貧寒。兄弟們又都仗着有一肚皮的學問。一則無錢可送。二則不屑拿錢去買這前十名。所以發



出榜來。前十名仍舊是一班闊人的子弟佔了。在曾賢樂山兩個年紀輕名心淡就沒取得前十名也不覺得怎麼難過。惟有一般懷才不遇的一個個牢騷滿腹和向閔賢有交情的都跑到向閔賢寓所來。爭着發出些不平的議論。其中有一兩個性情激烈的酒酣耳熱就狂呼像這種知府應該大家去將他打死方能替我四縣有才的童生出氣。這幾句醉後狂言說出來不打緊向樂山在旁聽了小孩子。的頭腦簡單。就以爲這種知府是不妨打死的。當下也不和他大哥說祇將他二哥向曾賢拉到外面悄悄的問道。剛才他們那些人說的話二哥聽了麼。向曾賢道他們不是罵知府嗎怎麼沒聽得呢。向樂山道他們都說這種知府應該打死我們兩個何不就去打死他又可以替四縣人出氣。又可以顯得我們兄弟比別人家強。向曾賢的性格和向樂山差不多。

都是膽量極大。一些兒不知道畏懼。便點頭答道。去打他沒要緊。但是他住在衙門裏面。門房不教我們進去。如何能打得他着呢。向樂山道。我們進去打他嗎。那怎麼使得。我們站在衙門外面等他。他出來打我們面前經過。我們就好動手了。向曾賢搖頭道。不行不行。他出來總是坐轎子。四個人抬着。前前後後。還有好多人同走。我們祇兩個人。又沒有兵器。那裏打的過他們人多。不是白送給他們拿住嗎。向樂山笑道。二哥怎麼這般老實。他坐轎子。又沒有門關着。轎子兩邊。都是玻璃。一打就破。他們若知道我們站在那裏。是去打知府的。有了防備。我們就打不着。得給白他們拿住。出其不意的去打他。他坐在轎裏。不能避讓。一石頭就打個正着。我最會打石頭。又打的遠。又打的中。我兩人手裏。一人拿一塊石頭。祇等知府的轎子一出來。對準轎子裏。兩個石頭。



齊打去。打在他臉上。就不死也得受傷。向曾賢連連點頭道。這法子倒也使得。我們去和大哥說。要大哥也去一個。他的力比我兩人大些。向樂山慌忙止住道。使不得。大哥知道了。決不肯教我兩人去。二哥還想他也同去嗎。這事祇我兩人去做。甚麼人也不能給他知道。萬一傳出了風聲。事還沒做。知府已有了防備。不是糟透了嗎。向曾賢道。不給外人知道可以。連大哥都不給知道。祇怕有些不妥。事後我怕大哥罵我。算了吧。我們不要去打了。向樂山不高興道。你胆小害怕。不敢去。就不要同去。我一個人去。也不愁打不着知府。不過你不去。不要對大哥說。祇算是你不知道。大哥決不會罵你。向曾賢道。你要去。我爲甚麼不去。好就同去罷。向樂山這才歡喜了。各人尋了一塊稱手的磚頭。同到知府衙門的對面站着。等候街上來往的人。也沒一個注意到他二人身

上。因二人都是小孩子。小孩子玩石塊。是件極尋常的事。誰來注意呢。二人等了半日。不見知府出來。悶悶的回家。過了一夜。次日吃了早飯。又同到昨日等候的地方站着。向閔賢以爲兩個兄弟。到街上玩要去。了。小學生平日受先生拘管的極嚴。一到了考試的時候。照例都得放鬆些兒。謂之暢文機。因恐拘管嚴了。進場文思不暢。所以曾賢兄弟出外。閔賢並不過問。這日也可說是合當有事。曾賢樂山沒等到一刻工夫。那個倒霉的知府果然乘着藍呢大轎。鳴鑼呵道的出來了。向樂山用膀。挨了挨他二哥。教他準備的意思。轉眼之間。轎子到了跟前。向樂山舉起那塊半截火磚。隔着玻璃。對准知府的頭打去。祇聽得噠喇一聲響。玻璃破裂。那半截磚頭從玻璃窟窿裏直鑽進去。落在知府的臉上。連鼻梁上架着的一副墨晶眼鏡都打碎了。臉上也擦破了一

塊油皮虧得那知府的眼皮。雖薄臉皮却厚。這一點點浮傷不關重要。祇是這一驚却非同小可。口裏不由得大呼了一聲哎呀。接着用兩脚在轎底上幾蹬。一疊連聲喊拿刺客。向樂山見祇自己的一塊磚頭打去。曾賢的磚頭還握在手裏不敢打。急得望着曾賢踩腳道快打快打。向曾賢畢竟胆量小些。不敢動手。向樂山氣不過。一手奪過那塊磚頭。正待再補打一下。那知府前後隨從的人先聽得玻璃響。又聽得喊拿刺客。那敢怠慢。立時將街上行路的人順手抓了幾個。却沒一個疑心向樂山兄弟。還是那知府眼快。見向樂山從向曾賢手裏奪磚頭舉起來要打。這時轎子已經放下。連忙鑽了出來。欺向樂山是個小孩子。就自跑過來擎。向樂山也不打算逃走。不慌不忙的對准那知府的頭。又是一磚頭打去。正打在知府的肩頭上。隨從的人至此方看出刺客就



是這兩個小孩都跑過來拿向樂山大喊道。兩塊磚頭都是我一個人打的與我二哥無干。你們不要拿他向曾賢雙手把向樂山拖住說道。我弟弟年紀輕他沒動手是我打的你們把我拿去就是知府一面揉着肩頭一面怒說道兩個都給我拿住看還有同黨的沒有當時走這條街經過的人共拿了十多個知府不敢再坐轎子了也不再往別處隨卽步行回衙親自提訊這兩個小刺客向樂山不待知府開口卽高聲說道我是考幼童的向樂山因恨你貪財將府前十名都賣給有錢的人無錢的人便做得極好的文章也取不着前十名投攷的人人怨恨我忍不住特來打你我二哥不教我來我不聽二哥不放心就跟同來他並沒動手你快把他放了知府見向樂山說出這樣的話疑心有主使的人一點兒不動氣反和顏悅色的說道你打的他打的都不

要緊。你祇說我貪財。把府前十名賣給有錢的人。這話你是聽了甚麼人說的。你說出來。連你也一同放出去。向樂山道投攷的童生人人是這們說。我兩個耳朵聽得不要聽了。也不記得說的人姓甚麼。叫甚麼名字。知府是一個奸猾透頂的人。見向樂山說話這般伶俐。料知騙不出主使的人來。祇得暫將二人收押。那時正在太平世界。知府的尊嚴還了得。居然有人敢去行刺。而行刺的又是兩個小孩。這事情一出。不到半個時辰。卽喚動了滿城。向閔賢在寓所。不見兩個兄弟回來吃午飯。心裏正是有些着慌。一聽了這消息。慌忙託人去府衙探聽。兩個小刺客果是自己的兩個小兄弟。祇把個向閔賢急得走頭無路。四縣受了委屈的童生們。就無一個不拍掌稱快。反找着向閔賢道恭喜。說向閔賢有這們兩個有胆氣的兄弟。不但替平江人爭光不少。連巴陵臨

湘華容三縣的正氣都仗這兩塊半截磚頭扶持起來了。向閔賢聽了這些恭維話，嚇得搖手不迭，不知是何緣故。且待第十三回再說。

冰廬主人評曰：此數回敍崆峒練氣二派積怨之由，並爲崆峒人物略張聲勢。如楊贊廷甘癡子當德慶輩，亦有非常之才。然後於下文二派角逐時，方有奇文可寫。否則以卵擊石，人早知其不敵矣。安有奇文奇事，足供吾人之欣賞哉。

余童年稍諳弈法，輒羈友對局，以消永晝。兩陣既列，車馬斯驟，子聲丁丁然，幾廢寢食。顧每戰輒北，而友則一局既罷，必推枰欲起，若甚不耐者。余哀之不已，始重整旗甲，然勉強之色，浮溢眉宇矣。一日有客造訪，見方弈，屏息側視，余屢屢北，客哂曰：螳臂安足當車輪？因自請與友角。友勉諾。日中布局，及夕未轂，友亦津津若有餘味焉。余乃

知才力相匹。然後可以言敵。余之弃與友相差懸殊。宜乎友之不屑對壘也。今讀奇俠傳而知向君蠻洞此旨。故于盛寫甲方之後。復從而渲染乙方。使均勢既成。乃信筆揮寫。則無往而非奇文奇事矣。中段敍當德慶有意挑釁。說話語語尖刻。使人難忍。以明此次釁端之肇。非楊天池之罪也。

下半回入向樂山傳。樂山以垂髫之年。而具石擊知府之膽。眞可與秦庭七博浪椎。後先輝映。豈能因其童豎而目爲無知哉。

捐班官兒本不知文章爲何物。一旦主持考政。正苦無術論衡。得孔方兄代爲評次。確屬大公。四邑童生不自恨無財。而怨知府貪婪。亦可謂不達世務者矣。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第十三回

羅慎齋八行書救小門生

向樂山一條辯打山東老

話說向閔賢見一般受了委屈的童生們。反來說恭織兩個小兄弟的話來不及的揚手止住大家的話頭說道。依諸君的話說來我等竟成了主使的人竟是謀反叛逆的人了這還了得我平日率弟不嚴以致他二人做出這種犯上作亂的事我已是罪不容於死諸君不以大義見責反來縱恩長傲我家這番滅門之禍就是諸君這些話玉成的衆童生見向閔賢的臉上如堆了一層濃霜又說出這些詞嚴義正的話在那君主時代中這些話極有力量極有分兩那裏敢回說半字一個一個面上無光的走了向閔賢見那些童生走後即忙提筆做了一紙。

呈詞。自認。敎督無方。以致兩個小兄弟。敢做出這種犯上作亂的事。求知府念兩個小兄弟的年紀小。將應施行的處分。移到他自己身上。以爲天下後世督率子弟不嚴的鑒戒。這紙呈詞遞進去。也沒批駁。也沒准行。向閔賢自縛到知府衙門請收押。想抵出兩個小兄弟來。知府竟推病不出。也不收押向閔賢。向閔賢兄弟被收在監裏。十多日不曾審訊。第二次向閔賢見請代不許。祇得去求他老師羅慎齋。那時羅慎齋正掌教嶽麓書院。向閔賢去訴了情由。問羅慎齋能否設法救出兩個小兄弟。羅慎齋生成的古怪脾氣。生平第一厭惡的就是貪官污吏。岳州府知府的不法行爲。羅慎齋久已知道了個詳盡。祇怕自己沒能力參奏。他聽了向曾賢兄弟的舉動。口裏不便說。稱贊恭維的話心裏實是痛快到了極處。莫說向閔賢還是自己的得意門生。義不容辭的應。



設法去救。二小刺客出獄便是絕不相關的人。祇要是像這小小的小年紀能有這大的魄力幹出這樣驚天動地的大事。羅慎齋但有一分力量可盡也。決不忍袖手旁觀。當下也不對向閔賢說甚麼。祇教向閔賢放心。包管那知府不僅不敢傷損你兩個兄弟的一毫一髮。並且連小攷的場期都不致於耽誤。羅慎齋說這話有甚麼把握。能如此負責任呢。原來這一任的學差也是羅慎齋的門生。羅慎齋等學差一到就寫了一封詳細的信。教人送去。學差接了老師的信心裏也恨那知府不過官場中的習慣。科甲出身的官最是瞧捐班出身的官不起。那怕捐班出身的名位在科甲出身的以上。捐班官每每受科甲出身的奚落。若是捐班官名位低微的更是沒有討好的希望。那學差讀過羅慎齋的信也懶得和知府說甚麼。直到入場唱名的時候。唱到向曾賢沒



人答應學差忽教唱名的停住。問怎麼向曾賢不到知府見面。連忙出席陳說事故。學差故意沉吟了一會道。攷試是國家大典。且放向曾賢兄弟出來。攷試過了再治他們的罪。不遲。學差說了。隨呼向曾賢兄弟的領保。問兩兄弟的年齡。領保照實說了。學差哈哈笑道。黃口小兒那裏就知道作刺客。快放他們出來。到這裏當面攷試。若文理不清。更得重辦。知府不敢違抗。祇得將向曾賢向樂山都提到學差跟前來。學差見二人。都生得清雋可愛。然心裏有些不相信。這一點兒大的小孩子就通了文墨。從來攷幼童都是提堂號考試爲的是怕人搶替。這回學差更是注意。把向曾賢兄弟坐在自己公案旁邊。另外出題考試。沒想到向曾賢兄弟都是提筆就寫。和謄錄舊文一般。向樂山交頭卷。向曾賢接着交第二卷。學差已是吃了一驚。及看二人的卷子。寫作俱佳。向

樂山。更是才氣縱橫。字也是秀骨天成。不禁擊節歎賞。暗想怪不得沒
取得前十名。心裏不服。氣得打起知府來了。二人交卷了好一會。才有
第三人交卷上來。照例交了卷。就可出場。學差却將二人留在裏面。等
大家出了場。學差打發人將向閔賢請來。備辦了一桌酒席。邀了挨打
的知府。教向曾賢向樂山兄弟對知府叩頭陪禮。學差笑向知府道。從
此他兩兄弟是貴府的門生了。本院替他們講情既往的事。望貴府大
度包容了罷。他兩兄弟前途遠大。將來受貴府栽培的日子固是很長。
而報答貴府的日子也很有在後面。向閔賢也連忙對知府叩頭。知府
知道向閔賢是個花衣進士。又是羅慎齋的得意門生。更和這任學差
同年。早已料到這回的侮辱。沒有雪忿的希望。學差既肯這般說情。向
閔賢又叩頭陪了禮。也算是給面子的了。若不見風轉舵。恐怕連這樣



的便宜都討不着。當下連忙答了向閔賢的禮。又謝了學差。反高高興興的。在酒席上對向曾賢兄弟。問長問短。一樁驚天動地的大案子。就是這們杯酒。合歡談笑了事。向曾賢向樂山都是這回入了學。祇是向樂山入學之後。心中十分忿恨自己的兩手。太沒有氣力。以致兩磚頭不曾將知府打死。因此想鍊習武藝。平江人本來尙武。不知道拳棍的人家很少。越是大家庭。牆壁上懸掛的木棍越多。向家因是世代讀書。不重武藝。所以向閔賢兄弟皆不曾練習。於今向樂山既是想習拳棍。向閔賢便聘請了一個有名的拳教師。來家教兩個兄弟。但向曾賢的體質。比向樂山生得孱弱。性情又不與武藝相近。練了幾日。身體上受不了。這痛苦就不肯練了。向樂山却是朝夕不輟的。越練越覺有趣味。如此苦練了一年。真是生成的美質。每和教師打起對子來。教師略不



留神。就被向樂山掀翻在地。再加練習了半年。教師簡直打不過樂山。自願辭館不教了。向閔賢託人四處訪求名師。陸續請來好幾個。沒一個打進場不跌的。於是向樂山就沒有請得好師傅。祇得獨自在家研練。這時他的年紀已有一十三歲了。辮髮也有了尺多長。他忽然想到這辮髮垂在背後。將來結長了。和有本領的人動起手來。很不方便。並且有時跑起來。辮尾若是掛在甚麼東西上面。更是討厭。拳術裏面。有一種名叫順手牽羊的手法。就是利用人家的辮子。順手牽住。往懷中一帶。被牽的十九牽得頭昏眼花。他打算把辮子割了。又因有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之戒。不敢割下來。想來想去。就想出一個練辮子的方法來。他懸一根粗麻繩在屋梁上。辮尾就結在麻繩上。硬着脖子。將身體向前後左右。一下一下的倒過去。初練的時候。麻繩懸的高。便倒的不



重。後來麻繩越放越長。身體便越倒越重。是這般不顧性命的蠻練了兩年。那怕合抱的樹。祇須把辮尾往樹上一綴。向樂山一點頭。那樹即連根拔了出來。辮尾結着一大綯絲線。有時和人動手。向樂山將絲線握在手中。朝着敵人類上攢去。一繞着就將頭一偏。敵人身不由己的。一個跟頭栽過了這邊。向樂山自從這本領練成後。更沒人敢和他較量。他因爲遇不着對手。在家閑氣不過。心想平江的地方太小。當然有本領的人不多。我何不去外州府縣游行一番。必然有本領高似我的人物。計算已定。即對向閔賢說明了出外尋師訪友的意思。向閔賢自免不了有一番叮嚀囑咐。向樂山知道瀏陽人的性質。也和平江人一般。歡喜武藝。從家中出來。即向瀏陽進發。平瀏本是連界的。行不到幾十里。已進了瀏陽縣境。向樂山因抱着尋師訪友的目的。不能和趕

路一般的快走。裝作游學的寒士到處盤桓。一日走到一處極大的莊院。看那莊院的規模。知道是一個很富厚的人家。祇見東西兩個八字大牆門。中間隔着一塊青草坪。兩個大門外面都有上馬的石墩。柱馬的木棒。大門雖開着。却不見有人出入。向樂山走進東邊大門。見右首一間房的門框上。掛着一塊門房兩字的木牌子。暗想鄉村中的莊院。一不是衙門。二不是公館。如何用得着甚麼門房呢。這不待說是一個歡喜搭架子的鄉紳。這種肉麻的鄉紳人家。料不會有了不得的人物在內。向樂山心裏這們一想。便不打算進去了。正折轉身。待退出大門。門房裏忽跳出一隻大黑狗來。對着向樂山狂吠。接着一個二十多歲的健漢。也從門房裏伸出頭來。大聲喝問道。喂。你來這裏找誰的。向樂山見有人問。祇得停住腳。答道。我不找誰。我是來這裏游學的。那漢子。

欺。向。樂。山。年。紀。小。不。像。個。游。學。的。也。和。那。黑。狗。一。樣。跳。了。出。來。問。道。你。
游。甚。麼。學。游。的。是。夕。學。呢。還。是。武。學。怎。麼。進。大。門。就。走。向。樂。山。笑。道。我。
文。學。也。游。武。學。也。游。進。了。大。門。才。知。道。走。錯。了。人。家。所。以。不。停。留。的。就。
走。那。漢。子。跑。過。來。一。手。將。向。樂。山。拉。住。道。你。且。慢。走。等。我。搜。搜。你。身。上。
看。我。剛。才。在。房。裏。打。曉。不。知。你。從。甚。麼。時。候。進。來。的。祇。怕。你。這。東。西。已。
進。了。裏。面。見。沒。人。偷。了。甚。麼。揣。在。身。上。說。着。想。動。手。來。搜。向。樂。山。也。
不。動。氣。祇。攔。住。那。漢。子。說。道。你。何。以。見。得。我。進。了。裏。面。偷。了。甚。麼。你。若。
搜。不。出。甚。麼。來。該。怎。麼。辦。那。漢。子。道。搜。不。出。甚。麼。就。放。你。走。有。甚。麼。怎。
麼。辦。你。既。是。游。學。的。到。這。裏。來。如。何。謂。之。走。錯。了。人。家。我。們。家。的。老。爺。
少。爺。從。來。不。輕。慢。遊。學。的。文。有。文。先。生。武。有。武。教。習。來。這。裏。游。學。的。多。
則。住。一。月。半。月。少。也。要。住。三。五。日。你。到。這。裏。就。走。不。是。趁。裏。面。沒。人。偷。



了甚麼怎的肯走這們快。看你偷了甚麼。趁早退出來。免我動手。嘎嘎。倒看看不出這小小的年紀。居然敢假充遊學的。向樂山一聽。那漢子的話。心裏倒歡喜起來。反陪着笑臉問道。這裏也有武教習嗎。我是一個遊武學的。你就帶我去看一看。武教習好麼。那漢子搖頭道。你不要瞎扯淡。你打算趁我不防備。好抽身逃跑麼。不行不行。你且給我搜了身上再說。我是在這裏替守門的守門。擔不起干係。向樂山看那漢子。本也不像個門房。心裏急於想進去。見這家的武教習便懶得和人爭論。就擋了時刻。隨將兩手分開。挺出胸脯。給那漢子遍身搜索了一會。沒搜出甚麼。那漢子道。這下子你走罷。向樂山道。就這們放我走麼。沒這般容易。快說。武教習在那裏。你引我去見了面。便沒你的事。不然我好端端的一個人。你如何硬說我是賊。將我遍身都搜了。你不把我這賊。

名。洗清看我可能饒你。那漢子見向樂山說出這些無賴的話。也有些害怕。給東家知道。祇得說道。你要見這裏的武教習做甚麼。這裏的武教習是由山東聘請來專教我家少爺拳棍的外面的徒弟一個也不收。你找他。也沒用處。並且他輕易不肯見人。我就引你進去。他不見得肯出來會你。這小孩子向樂山笑道。我是身體生得矮小。年紀比你大的多。你怎麼倒說我是一個小孩子呢。你祇引我進去。見得着。見不着。你不要管。那漢子又打量了向樂山幾眼。祇是搖頭。向樂山道。你不引我進去。也沒要緊。我自會進去。你祇說那教習姓甚麼。叫甚麼名字。我好去會他。那漢子道。這却使得。我們這邊的教習姓周。名敦。五。向樂山道。那邊還有一個教習嗎。那漢子望着向樂山出神道。我聽你說話的口音。並不是外路人。怎麼連我們這裏的大老爺和二老爺爭勝的事。



都。不。知。道。咧。向。樂。山。覺。得。很。希。奇。的。問。道。大。老。爺。甚。麼。事。和。二。老。爺。爭。勝。你。可。以。說。給。我。聽。麼。那。漢。子。道。這。話。一。言。難。盡。你。既。不。知。道。不。問。也。罷。了。不。過。我。看。你。是。個。借。遊。學。討。吃。的。人。也。可。憐。若。不。知。道。我。們。這。裏。的情。形。進。去。說。錯。了。話。必。不。討。好。我。大。概。說。點。兒。給。你。聽。了。並。教。你。幾。句。話。進。裏。而。去。說。包。你。能。混。幾。天。飲。食。到。口。若。你。的。運。氣。好。還。說。不。定。可。得。幾。百。文。盤。纏。向。樂。山。暗。自。好。笑。連。忙。點。頭。應。道。老。弟。真。是。個。慈。心。的好。人。肯。如。此。幫。扶。我。請。你。快。說。罷。那。漢。子。見。向。樂。山。呼。他。老。弟。以。爲。果。是。比。自。己。的。年。紀。大。當。下。欣。然。說。道。我。老。爺。姓。陶。名。守。儀。二。老。爺。名。守。信。老。太。爺。做。過。一。任。知。府。才。去。世。沒。幾。年。大。老。爺。和。二。老。爺。就。分。了。家。雖。在。這。一。個。莊。院。却。隔。離。了。是。兩。戶。人。家。一。家。都。有。兩。個。少。爺。都。叫。謂。了一。個。文。先。生。一。个。武。教。習。兄。弟。都。存。心。要。爭。强。奪。勝。你。進。去。祇。說。



二老爺那邊如何鄙吝。如何待人不好。怪不得外人都傳說大老爺是一個疏財仗義的豪傑。果是名不虛傳。大老爺聽了你這種說法。必然歡喜。你知道是這們說麼。向樂山點頭道。說是不難說。但是我並不會去過那邊。怎麼能知道那邊的壞處呢。那漢子晃着腦袋笑道。大老爺又不會盤問你。何必定要去過那邊呢。向樂山笑道。那就是了。別了那漢子。直往裏面走向樂山祇。想見周敦五看從山東聘來的教師是怎樣一個人物。走到裏面大廳上。故意高聲咳嗽了一下。即有一個十六七歲小夥子走了出來。問向樂山找誰。向樂山看那小夥子的裝束。像一個當差的模樣。遂答道。來看周教師的小夥子裝腔作勢的。翻起一對白眼。望了向樂山一望。待理不理的道。帶手本來沒有。說時。隨高聲朝着下面門房罵道。怎麼呢。門房裏的人死了嗎。不問是人是鬼也不阻。



擋也不上來通報一聲聽憑他直撞進來這還成個甚麼體統向樂山看了小夥計那般嘴臉心中已是老大的不快見問自己要手本更要開口罵了聽了這一派話那裏還忍耐得住呢也懶得說甚麼提着繩絲線對小夥子肩上攢過去跟着把頭一偏小夥子哎唷都不會叫喊得出騰空一個筋斗躡下來直挺挺的倒在丹墀裏祇聽得拍達一聲竟跌得昏死過去了向樂山不由得吃了一驚心想這小子怎這般禁不起跌若就是這們死了我豈不是遭了人命官司嗎這種東西也教我替他償命未免太不值得好在還沒人出來他們又不認識我不趁此逃走更待何時那敢怠慢拔步往外就跑剛跑近大門裏面已有四五個漢子大呼追了出來一片聲喊拿住不要放走了兇手向樂山跑到青草坪中忽然轉念一想打死了人像這們逃跑是不對的夜間沒

人看見。他們追不上。不愁逃不了。此時正在白天。我在前面跑。他們跟在後面追。我逃到那裏。他們追到那裏。這如何能逃的了。且就這一片好草坪。將追的打發了。方能從容逃走。當卽回身立住。看追來的四個壯健漢子。在前年紀都是三十上下。一個年約五十來歲。身體高大的。在後看那人眉目間帶幾分殺氣。精神分外充足。行路的脚步甚是穩重。估量着就是教師周敦五。走前面的四人。趕到切近。彷彿有些疑惑。兇手不是向樂山都用眼向各處張望了一轉。才對向樂山喝問道。就是你這東西。打死了人麼。向樂山還沒回答。後面的那人已大聲說道。就是這小子。快上去給我拿住。向樂山聽那人說話。果是北方口音。斷定是周敦五了。四人一齊搶過來。伸手拿向樂山都以爲這一點兒大的小孩。捉拿有何費事。並且各人皆知道些拳腳。那裏把向樂山放在



眼裏。不提防向樂山等他們來到切近。將身子往下一蹲。撲地一個掃膛腿。四人同時跌了一丈開外。一個個爬了幾下。才爬起來。望着向樂山發怔。不敢再過來。向樂山指着周敦五道。你就是這裏的拳教師麼。我正要領教領教。向樂山本是朝大門立着。說話時見那跌昏了的小夥子。跟着兩個小學生模樣的孩子。和一個五十多歲的花白鬍子。走了出來。心裏不由得大喜。不曾打死人。就用不着圖逃了。祇見周樂五兩脚一頓。使出一個鷄子鑽天的架勢。凌空足有丈多高。直撲下來。腳還不會着地。就變了一個餓虎擒羊的身法。向樂山知道這人不弱。急將身軀一扁。使一個鯉魚打挺。讓開周敦五。雙手跟着使一個葉底偷桃。去撩周敦五的下陰。周敦五的身法也真矯捷。一個乳燕歸巢。就穿到了向樂山背後。見向樂山的辮絲線。一大綿垂在背上。心中高興。不

過以爲這一個順手牽羊不愁不把向樂山牽倒誰知才一手撩住辮尾也和那小夥子一般的騰空一個筋斗栽了一丈多遠原來周敦五也知道向樂山是個勁敵思量非用全力就牽住了辮尾也怕牽向樂山不倒那知道向樂山的辮子越是牽的力大越躡的遠越跌的重周敦五這一跤跌去頭朝下脚朝上跌了一個倒栽葱那裏掙扎得起來呢向樂山哈哈笑道牛角不尖不過界幾千里跑到這裏來當拳教師原來也不過如此領教了領教了說着對大衆拱了拱手提起腳要走那個花白鬍子連忙搶行了幾步走到向樂山跟前作了一個揖陪笑桓盤桓向樂山見陶守儀說話甚是殷勤便不推辭陶守儀側着身體引向樂山到裏面一間陳設十分精緻的書齋裏恭恭敬敬的請問了

姓名。帶了剛才那兩個小學生模樣的孩子過來。雙雙拜了下去。向樂山慌忙答禮不迭。陶守儀納向樂山坐了。說道。寒舍聘請教師脩金。不問多少。誰打的過。原有的教師就請。誰在寒舍教這兩個小兒。今日師傅打勝了。小兒自應拜認。師傅向樂山笑問道。那位周教師怎麼樣呢。陶守儀道。他既沒有大本領。被師傅打輸了。兄弟惟有多送他幾兩程儀。請他自回山東去。向樂山連連搖頭道。使不得。使不得。老先生快把他請到這裏來。我有話說。陶守儀道。他既被師傅打得這般狼狽不堪。如何好意思來見師傅咧。向樂山道。這有何要緊。二人相打不勝就敗。平心講。周教師的本領實在不錯。我不是能坐在尊府教拳腳的尊府。除了周教師想再請一個比周教師本領高的。决不容易。陶守儀見向樂山這們說。也來不及回話。一折身就往外跑。不知陶守儀跑到外面。

做甚麼。且待第十四回再說。

冰廬主人評曰。此回敘向樂山練辯功事頗奇特。讀者或又疑爲誕。惟余則深信之。並引一事以爲證。



余鄰有陳翁者。年已逾古稀。而精神矍鑠。孔武多力。嘗語余少時習技擊。及壯充鄉勇。爲髮逆所擄。反縛手足。以髮辮懸樑間。同虜者若干人。不勝痛楚。相繼斃。夜半。陳亦不支。方微呻。忽一人操魯音。問曰。若尙未死。當諳武藝。亦思遁邪。陳言懸宕空中。無從施吾技。奈何客曰。無害。吾自有法以脫之。遂運氣上達俄頃。索素寸斷。砉然墮地。手足之縛。亦委地如蛻。因並釋陳。挾之偕遁。得免于難。由此觀之。則練功及辯。亦技擊家之常事。不可目爲誕妄矣。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第十四回 大鄉紳挽留周教師 小俠客氣煞洪矮牯

話說周敦五被向樂山打得一敗塗地。掙扎起來見自己東家陪着向樂山進裏面去了。面子上更覺得羞慚無地。那四個健漢原是陶家請了本地方幾個略懂得些拳腳的粗人在家中一面做做零星瑣事。一面看管家財的。閒時跟周敦五學習幾手。也要算是周敦五的徒弟。畢竟有點兒師徒的感情。都連忙跑過來問跌傷了那裏沒有這一問。益發把周敦五問紅了臉。溜回自己的臥室。捲起包袱並不打算向陶守儀作辭。背着包袱就走。已走出了大門。忽轉念想道我在北道上整整稱了二十年的好漢。今一旦敗在這個小孩子手裏。此仇安可不圖報。

復祇是這小孩姓甚名誰。我不知道。將來我便練成了報仇的本領。不知道仇人的姓名。將怎生報復呢。沒法。祇得老着臉。再進去一趟。當面請教他一聲。料他不至畏懼我。隱瞞不說。周敦五想罷。正待回身。陶守儀已忽然跑了出來。一把將周敦五拉住道。我料知師傅是要走的。所以追了出來。快請進去。剛才和師傅動手的。並不是當把勢的人。且極稱道師傅的本領。我兩個小兒。仍得求師傅在寒舍指教。周敦五聽了。暗自尋思道。陶守儀方才歡迎那小子到裏面去的時候。我正跌在草地上。掙扎不起來。他連正眼都不瞧我一下。祇慇懃懇懃的作揖。打拱。把那小子迎接進去。我回房捲包袱。他也不來理我。此時却如此殷勤。的跑來。留我多半是那小子自己不能在此。教徒弟不會指摘我的短處。因此陶守儀便不肯放我走了。也罷。那小子的本領實在不錯。我若



能趁此結識他一場也是好的。如果見面瞧不起我，我請教了他的姓名就走。周敦五遂跟着陶守儀復進裏面來。向樂山起身迎着，拱手笑道：「老兄偶然失手，算不了甚麼。任憑有多大本領的人，像老兄這般失手的時候，總是不能免的。老兄千萬不要介意。」周敦五見向樂山的身材相貌，雖是一個小孩，說話却很像是一個老於江湖的一肚皮，忿恨想報復的心思，被這幾句話一說，不由得登時冰釋了。也拱了拱手，笑答道：「兄弟在北道混了二十多年，南七省也遊行了一轉，和人較量的次數，在二千以上。今日算是第一次遇見先生，這般本領，先生可謂周身毛髮都有二十分的力量。但不知令師尊是那位？」向樂山笑道：「我的武藝，可以說沒有師承。從前師傅所傳授的，至今一手也用不着。全是我自出心裁，苦練得來的。」周敦五初聽不大相信，後來談論起來，才知道

向樂山得力的本領。沒一手是普通拳腳中所有的。陶守信聽說哥哥來了這們一個人物，也想迎接到自己家裏來住幾日。教教自己的兒子。自己家裏請來的一個江西拳教師。姓洪名起鵬的。却不服氣。在陶守信跟前極力說向樂山。不過略知道些武藝。祇怪周教師太不中用。又欺向樂山是個小孩。才輕敵致敗。偶然趕人家失手打勝了一次。算不得甚麼了。不得的本領。就拿了向樂山安慰周敦五的話。證明向樂山這回的勝利。確是偶然得的。這個洪起鵬教師。也是江西有名的好手。陶守信因陶守儀聘來了周敦五。才託人到處物色。聘請洪起鵬的時候。陶守信還曾親去江西。到洪起鵬家裏。送了二百安家銀兩。方接着一同到陶家來。洪起鵬的身體矮胖。生成一雙火眼。人家都呼他爲紅眼鼓。又因他姓洪。生得矮。身體和牯牛一般壯實。喊變了音。也有



喊他爲洪矮牯的。到陶家來的時候，年紀不過四十多歲，在江西的聲名已是很大。也是享了十多年盛名，不曾逢過對手。初和周敦五見面，倒想較量一番。後來見周敦五的蹤跡，工夫在南方可算得一等，又能打得出六兩八錢重的鏢，恐怕佔不了上風。壞了多年的名譽，並且在陶家也立脚不住。像陶家這樣的東家，凡是當拳教師的人，沒一個不羨慕。沒一個不想奪這一席位置。這個飯碗若自行打破了，未免可惜。就是周敦五的心理，也和洪起鵬差不多。洪起鵬初到，想顯本領，用十根茶杯粗細三尺來長的椆木椿，釘入極堅實的土內，上面露出五寸。木椿都拔出來，又能一脚立在木椿上挑選。八個健漢各拿一條麻繩，聽便繫住洪起鵬的手腳，或肩或腰，立在遠遠的，用力拉扯，就和生鐵一樣。



鑄成的一般再也拉他不下來。陶守儀辦了一桌接風酒請洪起鵬吃饭。陶守信叮囑吩咐洪起鵬要他故意多顯些本領給周敦五看。洪起鵬答應了一到陶守儀這邊祇一屁股就坐破了一把靠椅。陶守儀還沒看出是故意顯本領以為本是靠椅不牢連忙教人更換了一把。又新又牢實的洪起鵬坐下去也是咯喳一聲連椅腳都折斷了兩條。陶守儀才大吃一驚知道是有意炫技也不說甚麼親自端了一把紫檀木的古式太師椅送到洪起鵬跟前說道寒舍的器具多是陳年腐朽了所以禁不起。師傅一坐這把椅子是紫檀木的或者方才坐的兩把結實些兒請師傅輕輕的坐一下看洪起鵬笑道祇怪我的賤體太重我家裏貧寒坐麻石慣了木椅子多是趕不上麻石那般堅結的。抱愧的很說完坐下去仍是絕不費事的一粘屁股就破裂得不能坐了。



大家看了都驚得吐舌。洪起鵬見大廳左右一邊安着一個石鼓。走過去。端椅子似的。端到客位坐了。笑道：「我坐這東西就相宜。」周敦五在旁見了。自也免不了。暗暗納罕。次日陶守信還席。請周敦五正在飲酒的時候。一隻耗子在樑上跑過。爬下許多灰塵來。撒在酒菜上面。大家都抬頭罵這耗子可惡。周敦五笑道：「這耗子果是討人厭。等我抓來。重重治他的罪。」從容放下酒杯。一聳身到了樑上。左手三個指頭把樑捏住。右手伸進壁孔。掏出一隻四五寸長的耗子來。左手一鬆。已飄然墜地。賽過風吹落葉一些兒。聲息沒有。洪起鵬也很是佩服。因此兩人都不敢交手。這回洪起鵬聽見周敦五被向樂山打敗了。自己東家想把向樂山迎接回家裏來。洪起鵬心裏老大的不服氣。特意找着那四個和向樂山交手的漢子盤問。向樂山如何跌倒周敦五的。四人都說並不。



曾見向樂山動手祇彷彿見周教師使出一個乳燕辭巢的身法穿到向樂山身後向樂山却沒掉轉身軀我等正歡喜周教師已搶了上風向樂山必然跌倒那知道一轉眼的工夫就聽得向樂山口喊一聲去罷周教師已從向樂山頭頂上一個跟斗栽了一丈多遠洪起鵬道你們見向樂山動腳麼四人都說不曾見洪起鵬道那一定是遭了向樂山的臂鋒所以並不掉轉身而周教師又從向樂山頭頂上栽了過來本來周教師的下盤欠穩這也是專練蹤跳的緣故兩脚着地太輕忙急變順手牽羊便不愁向樂山不跌那有已穿到他背後還被他用臂鋒打得栽過前面來的道理這不是向樂山的本領高祇怪周教師太輕敵我若不給點兒厲害向樂山看他真要目中無人了四人都被向

樂山打跌過巴不得洪起鵬出來收拾向樂山好出那口輸氣一方的在旁攢掇也是洪起鵬合當丟臉四人都沒看出周敦五就是用順手牽羊被向樂山辯尾打跌的架勢來若當時洪起鵬親眼看見了也就會心悅誠服的認輸不敢再出頭了陶守信聽了洪起鵬的話信以爲實卽對洪起鵬道師傅何不替周教師出口氣也顯顯我的眼力不差呢洪起鵬道我正打算去找他祇因他在大老爺家卽是大老爺家的客我似乎不好登門去打我打輸了固不待說面子上下不來便是打贏了也有些對不起大老爺最好是打發人去約向樂山也在大門外草坪裏彼此見個高下陶守信道要去約他容易並用不着差別人就是我親自去約他他若膽怯不來將怎辦呢洪起鵬道他不來時我再親去無論如何總不由他在這裏打個落花流水不肯和人打復



架。陶守信點頭應是真個跑到陶守儀這邊。這時陶守儀周敦五兩人。正陪着向樂山喝酒。陶守信見向樂山的衣服破舊。身材瘦小。十足的窮小子氣派來時。原打算見面一揖的。及到見了。面瞧不起的念頭。一發生。連那准备好了的一個揖都作不下去了。陶守儀周敦五都立起身來。想給向樂山介紹。向樂山也慌忙站起。陶守信不待三人開口。即對向樂山努了努嘴。問陶守儀道。這人就是姓向的平江人。說也會拳腳的麼。陶守儀聽了自己兄弟這種輕侮口吻。心裏大不自在。向樂山已搶着答道。豈敢。豈敢。陶守儀忙指着周敦五。對陶守信說道。周師傅。都五體投地的佩服。你說是會不會拳腳。陶守信道。既是會拳腳。我家洪教師要跟他見個高下。看他敢去不敢去。周敦五連連揚手道。我們都是自家人。向先生又不是個把勢。請洪師傅快不要有這個心。我這。

番打輸了輸的心服口服洪師傅若是想替我出氣儘可不必我是過來人陶守儀因自己請的教師打輸了巴不得兄弟請的教師也照樣跌個跟斗聽陶守信說洪教師要見個高下正如了自己心願不料周敦五說出這些話來遂不待周敦五說完也搶着說道周教師尙且打輸了你去對那洪矮牯說快不要妄想周敦五是個山東人生性直爽以爲洪起鵬是想替自己出氣是一番好意明知道打向樂山不過所以不願洪起鵬再跌一跤陶守信是個公子脾氣一則想顯顯自己家裏教師的能爲二則不服陶守儀教洪矮牯不要妄想的話立時望着向樂山說道你若是個有實在本領的人就大膽去外面青草坪裏等着我家的洪教師卽來和你較量向樂山笑着點頭道我看老先生的年紀總在四十歲開外了怎麼說出來的話全不像吃過四十多年

飯的難道尊府這們富厚老先生竟是吃了一輩子的屎嗎不然怎的和頤狗一般的亂吠呢我又沒到你家去你家有教師既想跟我見個面下他就應該到這裏來當面領教他自己已沒實本領不敢來和我較量却打發你這吃屎的來望著我亂吠我若不看主人翁和周教師的面子早已給你下不去了說着氣忿忿的坐下也不睬陶守信了陶守信平生不會受過這們惡烈的教訓祇氣得渾身抖抖一面紅着臉往外走一面口裏罵道好小子罵得我好看我可肯饒了你這條狗周敦五仍是不願洪起鶴丟臉想追上去將陶守信拉住陶守儀已從後牽住周敦五的衣袖道人不到黃河心不死洪矮牯自以爲本領了得師傅勸阻他反討了不好索性給他跌一跤倒可滅熄他的氣焰這時陶守信已衝出大門去了周敦五料也挽留不住祇得長嘆了一聲

坐下向樂山立起身。對陶周二人拱手道。我年輕火氣未退一些兒受不了人家不好的臉嘴。我對你家二先生客氣他倒欺負起我來了。我一時火性上來。開罪了他。那個姓洪的教師必定立刻前來和我較量。我坐在這裏不安。暫且與二位告別。後會有期。陶守儀忙起身挽留道。那洪矮牯的本領並不在周師傅之上。先生請安心坐着。他如敢來先生儘管給他兩下厲害的先生的本領。難道還懼怯他不成。向樂山搖頭道。我原是爲尋師訪友。出門姓洪的本領果比我高強。我拜他爲師便了。懼怯怎的。不過此地非動手的所在。改日再來和二位多談。旋說。旋離席往外走。周敦五還疑心向樂山實有些膽怯。和陶守儀一同相送出來。剛走出大門。劈面見洪起鵬來了。陶守信也跟在後面。洪起鵬望了向樂山一眼。忙退一步。立了一個門戶。陶守信怒容滿面的喝門



道。你這小子想溜跑麼。看你能跑上那裏去。洪師傅還不快給我痛打。這小子洪起鵬也不說話。也不上前。祇等向樂山動手。因見向樂山的身體瘦小。必然矯捷。自己是個矮胖子。若和向樂山遊鬪。料是鬪不過的。仗着自己的下盤穩實。兩膀有三四百斤實力。準備以逸待勞的。將向樂山打敗。向樂山一見洪起鵬立的門戶已瞧出了他的用意。立得遠遠的笑着說道。我祇道是甚麼三頭六臂的洪教師。原來是這般一個模樣。這倒像煞一個馬桶。又矮又圓。你們看他兩隻手。是這們舉着。不活像馬桶上提手的東西嗎。說得陶守儀大笑起來。周敦五望着洪起鵬的架勢。想起那馬桶的模樣來。也不覺好笑。連立在那邊氣忿填胸的陶守信。也禁不住嘆嘆的笑了。洪起鵬被大家笑得不好意思起來。心裏益發恨向樂山。不過祇得改變了一個架勢。對向樂山道。你有。



本領就過來。我若被你打輸了。自願將徒弟讓給你。教向樂山知道洪起鵬的工夫很老辣。就這們過去和他硬對。決對不過他自己。年齡輕身體小。氣力畢竟有限。絕技就在一條辯子上。周敦五已上了這辯子的大當。恐怕洪起鵬已聽得說。留心提防着辯子。便不容易取勝了。所以存心要激怒洪起鵬。凡是較量拳棍的時候。越是忿怒。越是慌亂。草坪寬廣。利於遊鬪。向樂山不肯坐在裏面。就是這個道理。當下見洪起鵬換了架勢。說出讓徒弟的話來。更仰面大笑道。周教師教過的徒弟。我尙且不願意教。教你這馬桶的徒弟嗎。你得了這們一個飯碗。算是你這馬桶修到了。我看你無端打破了。有些可惜。我又沒找你。你何苦自尋煩惱呢。你若敗在我手裏。馱着一個牛心包袱歸江西。垂頭喪氣的到家。必是妻埋子怨。說不定還要氣得尋短見。這是何苦咧。我家裏

有飯吃。用不着出外教徒弟。也不和你爭奪飯碗。實在不忍幹這種喪德的事。我是要少陪你了。說時回頭對周敦五陶守儀點點頭。掉臂逕走。不知洪起鵬放向樂山走了沒有。且待第五回再說。

冰廬主人評曰。此回承接上文。而言向樂山辯功之造詣已深。故寫與洪教師放對一節。不惜刻意鋪張。以明上次勝周敦五之非偶然也。

作者既於上回寫向樂山以辯勝周敦五。偏於本回再寫向樂山以辯勝洪矮牯。此爲文章有意相犯法。作時最難下筆。蓋同敘一事。稍一不慎。即易雷同。使讀者生厭惡之心。故敘事雖與上文極相似。而行文不可有一筆相犯。方爲上乘。讀者宜從此等處着眼。庶不負作者一番苦心也。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第十五回 小俠客夜行丟褲 老英雄捉盜贈銀

話說洪起鵬受了向樂山一陣奚落。祇氣得要將向樂山吞吃了才甘心。見向樂山提起脚就走。竟不來和自己交手。這一氣更把肝都氣炸了也。顧不得緊守門戶。以逸待勞了。拔步趕將上去。洪起鵬練的是一種硬門工夫。不會蹤跳脚底下追人。很慢向樂山從小就喜操練溜步。能一溜兩丈遠近。洪起鵬如何追趕的上。但向樂山並不往大路上跑。祇在青草坪裏一溜到東邊。一溜到西邊。見洪起鵬追的吃力。便立住的對向樂山劈去。向樂山溜了幾次。却不溜了。見洪起鵬一上一下的。



逼。攏。來。卽。一。步。一。步。的。往。後。退。背。後。相。離。不。過。三。五。尺。遠。就。是。一。堵。高。
牆。擋。住。洪。起。鵬。心。裏。高。興。暗。想。看。你。退。到。那。裏。去。沒。地。方。給。你。躲。閃。還。
怕。打。不。過。你。嗎。周。敦。五。見。向。樂。山。露。出。驚。懾。的。樣。子。洪。起。鵬。就。精。神。陡。
長。很。替。向。樂。山。着。急。十。分。想。喊。一。句。背。後。有。牆。又。恐。怕。開。罪。了。洪。起。鵬。
並。且。洪。起。鵬。和。向。樂。山。動。手。是。借。口。給。自。己。出。氣。不。便。再。幫。向。樂。山。的。
忙。三。五。尺。遠。不。夠。退。兩。三。步。便。抵。靠。着。不。能。退。了。向。樂。山。已。露。出。手。熾。
腳。亂。的。樣。子。來。洪。起。鵬。大。喝。一。聲。直。搶。過。去。向。樂。山。故。意。大。叫。一。聲。不。
好。將。身。體。往。左。邊。一。轉。辮。尾。和。一。條。馬。鞭。相。似。向。洪。起。鵬。臉。上。拂。過。來。
洪。起。鵬。提。防。拂。着。自。己。的。眼。睛。順。手。將。辮。尾。撩。在。手。裏。綰。一。綰。正。待。
用。力。往。懷。中。一。帶。想。不。到。那。辮。竟。像。有。千。百。斤。重。一。下。沒。帶。動。自。己。的。
身。體。却。似。上。了。鉤。鉤。被。那。辮。子。牽。着。兩。脚。離。了。草。地。向。樂。山。往。前。直。跑。



洪起鵬懸在辯尾上就如大風吹起一面旗子凌空飄蕩向樂山越跑的緊。洪起鵬便越飄得起向樂山有意往山岩上跑。洪起鵬那敢鬆手呢。祇得哀求道好漢饒了我。這瞎了眼的人罷。我佩服好漢的本領了。向樂山旋跑。旋答道我仍舊送你回草坪裏去。在這裏放下。你你準得跌死。你從此還敢目空一切麼。洪起鵬道不敢了。不敢了。向樂山一口氣跑回草坪。陶守儀兄弟正和周敦五在草坪中議論贊歎向樂山的本領。向樂山已拖着洪起鵬飛奔回來。洪起鵬打算一着地就撞向樂山的要害處。下一毒手。出出胸中羞憤之氣。以爲向樂山腦後不會長着眼睛。又在跑得精疲竭力的時候不提防。下此毒手。不愁他能躲閃。到了主意打定。祇等向樂山停腳。誰知向樂山更是乖覺。脚還沒停便將頭往前一點。洪起鵬已身不由己的撞到了向樂山前面拍的一聲。

響。仰面朝天的躺在草地上。兩手握住辮尾。仍不肯放向樂山提起脚尖。對準洪起鵬的頭頂。道再不放手。真要找死嗎。說了一遍。不見答應。兩手還是不放。原來洪起鵬氣忿得太厲害。被剛才這一攢。攢得昏過去。不省人事了。向樂山一看。他的臉色不對。料知是昏厥過去了。忙撥開握辮尾的兩手。在周身穴道上。按摩了一會。洪起鵬哇的一聲。咳出一口凝痰來。口中叫了個哎呀。已悠悠的活轉來了。向樂山知道沒有性命之憂了。卽對陶守儀周敦五二人拱手告別。二人定要挽留。向樂山道。洪矮。牯眼有兇光。便被人打死。也是不服輸的。我離了這裏。便罷。在這裏。一日他一日要想方設計的來圖報復。並非我怕了他。我單身出門尋師訪友。這裏既沒有本領高似我的人。本已用不着逗留。何況在這裏。得懸心吊膽呢。陶守儀再想強留。周敦五已抱拳說道。後會有

期向樂山離了陶家。在濶陽尋訪了半月。連趕得上洪周二人那般本領的。都不會遇見。聽說萬載有個姓羅名新冀的。年紀已有了六十七八歲。練了一身驚人的本領。平生沒收一個徒弟。也沒人敢和他交手。家中很是富有。江湖中人去拜望他的。他一百八十的送盤川。若做工夫給他看。求他指點。他倒不客氣。說出怎麼怎麼的毛病來。受他指點的。沒一個不是心悅誠服的。說他好眼力。說他是苦口婆心。不過他有一種古怪脾氣。想去見他的人。須將名刺交給他的下人。或把姓名籍貫。向他下人說了。下人進裏面通報。經過一時半刻。他說可見。下人就出來引人進去。他若說不見。任憑如何要求。也是不能見的。問他討些盤川。倒使得。向樂山既訪得是這們一個人物。如何能不去求見呢。祇是這羅新冀的家住萬山層疊之中。行走極不容易。這時又正是七

月間天氣白晝炎熱非常坐在家中不動都得汗出如雨在樹林中行那崎嶇的山路縱有二十分的勇氣也敵不過那般炎熱向樂山求師的心切祇得趁夜間涼爽的時候行走白天就在火舖裏睡覺行到第二夜樹林中含蓄了白天的熱氣因夜間沒有風仍是熱的難受向樂山走出了一身大汗嫌溼衣黏在身上不舒服卽將衣脫下來挑在傘把上赤着膊走倒也覺得爽快了許多又走了一會還嫌溼褲穿在腿上又難過又不好走心想這深山沒有人跡又在夜間何妨連褲都脫了赤條條一絲不掛豈不更加爽快遂絕不躊躇的褪下褲來和衣一同掛在傘把上用肩挑着走了四十多里不但不曾遇着行人連獸類都不曾遇見過天光漸漸要亮了曉風吹來頗有涼意向樂山揀一片石頭坐下休息打算拿衣褲穿上不多幾里路就要到羅家了從肩



上放下傘來。就迷矇的星光一看。祇有一件單衣掛在傘把上。那條褲已是不知去向了。還想不起是何時掉落的。不由得心裏慌急起來。暗想天光快亮了。下身不穿褲子。成個甚麼模樣呢。偏巧把褲子掉落了。沒有上衣。倒還不大要緊。這却如何是了呢。心裏正自着急。忽聽得山後有雞叫的聲音。遂立起身來喜道。既有了人家。就有法可設了。暫時做一回偷兒應應急。也說不得了。當下將上衣穿了。跟着雞聲尋去。轉過山坡。果見一所茅屋。看那茅屋的形式。料知是一個種地的小小農戶。又有些不忍進去偷。這樣窮人的衣服。想下去敲門。向他家借一條褲子穿穿。等到了羅家。問羅新冀借了褲。再來還給他。祇因自己光着兩條腿。實在不好意思下去敲門。立在茅屋的後山上。遲疑不決。天光亮起來極快。聽得茅屋裏面已有人說話的聲音了。再看那茅簷底下。

一根丈來長的竹篙。穿了一件褲。一條衣靠牆晾着。向樂山卽時下了一個決心道。我這種模樣。他們如何借衣服給我。於今既有這們湊巧。恰好晾了一條褲在房簷下。再不動手。更待何時。喜得山墈不高。憑空一躍。已到了房簷下。兩脚才一落地。就見一條黑狗。從牆根跳起。箭也似的躡過來。向樂山一提腳。便把那狗踢去丈多遠。撞在山墈石上。滾下來。旺旺的叫。向樂山那敢怠慢。慌忙從竹篙上。捋下那條褲來。幸是乾的。往身上一套。卽聽得房裏有男子的聲音問道。甚麼人打我家的狗呢。接着又有一個女子的聲音喊道。不好了。竹篙響。我晾了一套衣褲。在後簷下。祇怕是偷衣的賊來了。你們還不快去看看。向樂山本不會跳。從山墈上往下跳容易。往上跳就難了。那條褲穿在腿上。又嫌太短了些。不好作勢。祇得靠山墈往前跑。跑不上幾箭路。後面已有三



四個男子追趕上來。向樂山心裏好笑。怎麼這一點點大的茅屋。倒有三四個男子難道是安排了。與我爲難的嗎。一面向前跑。一面回頭看追的。又加了三四個。越追越緊了。口裏都大聲喊捉賊。向樂山思量這條褲子偷的不妙。他們一時那來的。這們多人。這不是奇了嗎。此時天光已是大亮。我在前面跑。他們在後面追。我路道又不熟。何能跑的了。不如立在這裏等他們來。料想也沒有大本領的人在內。隨卽掉轉身來站住。對那些追來的人問道。你們追趕甚麼。追來的共有七個。都是壯健漢子。內中有三個年約二十多歲的。每人手中提一條扁擔。圍上來答道。你還裝佯嗎。就是追這偷小衣的賊。旋說旋舉扁擔打來。向樂山見來的都像是安分的農夫。看他們拿扁担的手法。就知道沒一個是會把勢的人。若動手將他們打傷了。也太覺可憐。並且這偷褲子

的事。算是自己無禮。怎好偷了人家的東西。再把人打傷咧。見三人的扁担打來。連忙讓開說道。你們看錯了人麼。我何時偷了你們甚麼小衣。這做賊的事。不好是這們胡亂賴人的。你們知道麼。後面四個也圍捕來。爭着說道。你還要賴。我們親眼見你偷的。你再想賴到那裏去。向樂山袒開兩手道。我僅有一把傘在手裏。偷了你們的小衣。擋在甚麼地方呢。我就祇有一身衣褲。穿在身上。難道我光着腿來偷你家的小衣不成。如果你們在我身上。搜得出兩條小衣。就算是我偷了你們的。一個人指着向樂山的褲腳道。我家失的是女小衣。你自己低頭看看。釘了這們寬的闊的。你還要賴嗎。向樂山低頭一看。果是翻穿了一條女褲。七個人不由分說。一擁上前。將向樂山拿住。向樂山若肯動手打他們。莫說這七個人便是七十個。也莫想能將向樂山拿住。七人拿着。

向樂山並不帶回那茅屋。有一個年老些兒的說道：「這個小賊不是本地人。」口音是一個外路賊，須送到公所裏請衆紳士來辦。向樂山問道：「你們這裏有些甚麼大紳士？」那年老些兒的人道：「你問了做甚麼？」你又想去偷他們的東西嗎？」向樂山笑了一笑，也不往下問了。三個年輕的一人牽住向樂山的辯絲線道：「你們看這小賊？」倒有一縫，這們講究的辯線分捉了手膀的二人道：「知道是偷得誰的呢？」做小賊的人那裏買得起這般講究的辯線？後面的四人催着走道：「不要說閒話了，快送到公所裏交給保正。我們好回來打禾，爲他一個小賊耽擱我們的正工夫。」太不合算。七人遂擁着向樂山急走。不一會走到一所小小的房屋門口，向樂山看那門上掛了一塊木牌，上寫着五都三甲公所六個大字。進門一個石砌的丹墀，墻基直接一個大廳，兩旁分排着許多椅櫈。



大概是鄉紳們。有事開會議時坐的。墻基上兩根磉柱。有水桶粗細。七人將向樂山的辮子。用麻繩穿了。拴在磉柱上。兩手也反縛着。向樂山聽憑他們處置。祇是笑嘻嘻的。見已綑縛停當了。方向七人說道。看你們這地方有些甚麼大紳士要叫來的。就快些去叫來。我還有事去。不能在這裏久等。七人聽了這些話。個個都鼻孔裏冷笑。也沒人回答。留三個年輕的看守。那四人說是去告保正。一同出大門去了。向樂山問三人道。這裏有個羅新冀。你們知道麼。剛才牽辮子的那人笑道。你也想轉羅老爺家裏的念頭。麼做你娘的清秋大夢呢。我說給你聽罷。我們都是羅老爺家裏的佃戶。像你這樣的小夥子也想去偷。他老人家的道理呢。他家的東西就沒人敢去偷嗎。那人又把鼻孔哼了一聲。道。你

祇三隻手。一顆腦袋。差的遠要偷他老人家的東西。除非有三顆頭。六條臂膊。沒有長着三頭六臂的。休要去送死。向樂山笑道。羅新冀不是已有六十七八歲了嗎。快要死的人。還能拿得住賊麼。楊人把臉一揚。做出不願意答白的神氣。這一個指着向樂山的臉道。莫說你這一個拳頭般大的小賊。不在他老人家眼裏。那年他老人家才搬到這裏來住家的時候。因抬來了幾十箱銀兩。轟動了鵝絨寨一班大盜。四五十人打齊夥。明火執仗的來劫他老人家。祇拈着一根鐵旱烟管。全不費事的將四五十個大盜都打倒在地。沒一個能逃跑的。直待天明。把遠近多少大紳士都請了來。他老人家仍拿着旱烟管。在那些大盜腿腳裏。一個敲一下。就像是服了解毒藥似的一個個清醒轉來。他老人家拿出幾百兩銀子來。當着衆紳士對那些大盜說道。你們見我有這些。

銀兩就想來搶劫你們。可知我這些銀兩是甚麼東西對得來的。你們以爲我是做官來得容易嗎？我個是鏢行出身。這些銀兩是數十年血汗和性命換得來的。甘心給你們一夜工夫劫去嗎？姑念你們幾十里跑到我這裏來。有一半也是逼於無奈。每人送給十兩銀子。你們若不肯改悔。從此不做這沒本錢的買賣了。有了這十兩銀子也夠做個小生意。不願改悔也祇由得你們自己。我也不管。不過下次不要再撞在我手裏。那時就莫怪我的旱烟管太不留情了。那些大盜都爬在地下。向他老人家叩頭。每人領着十兩銀子去了。自後連扒手也不敢到這方來。何況你這樣小小的賊牽辮子那人忽然指着門外道。保正老爺來了。阿呀呀還來了好幾位紳士呢。這兩人聽說都探頭朝門外望。向樂山也掉過臉。祇見一個五十多歲的鬍子長條身體。穿着一件白夏。



布長衫。手中拿着一根二尺多長的竹節旱烟管。用作拐杖撐着。走了進來。面上很露出不耐煩的樣子。進門望了向樂山一眼。卽歎了一聲氣。走上了大廳。後面跟着進來了十七八個人。也有穿長衫的。也有穿短衣的。年齡都在三十以上。進門都望望向樂山。也有嘻笑的。也有面帶怒容的。也有裝做看不上眼的。也有現出揄擲的神色的。那四個去告保正的農人。走在最後。大家都到了廳上。分兩邊坐下來。向樂山車轉身軀。朝上立着。先進門的那鬍子。坐在當中一把靠椅上。翹着腿子。一手摸着鬍鬚。一手拿旱烟管。指着向樂山。先歎了一聲氣。才說道。我看你這小小的年紀。爲甚麼不務正業。是這們偷東摸西。你可知道我這裏。是甚麼所在。拿住了賊。照例是甚麼辦法嗎。向樂山笑道。我知道的。你家照例拿住了你老婆你媳婦的野男人。是將辮子割掉。這一句。

話才說出口。廳上坐的人。都哄然大笑起來。原來向樂山隨口說這們一句罵那保正的話。本沒有絲毫根據的。誰知倒說着了那保正的陰事。那保正的媳婦。就是偷了本地一個秀才。旁人代爲不平。替保正的兒子出氣。在他媳婦房中。把那秀才捉住。那地方當時的風俗習慣。拿住了野男人。除痛打一頓之外。就將野男人的辮子割了。前清時。這人沒了辮子。便不能出外。就給人指笑。向樂山一句無意的話。既道着了保正的陰事。旁人忍不住笑。保正就忍不住。氣得發抖了。站起身罵道。這還了得。你這賊骨頭。竟敢侮辱紳耆。我若不把你淹死。也不做這保正了。向樂山哈哈笑道。你不做保正。就做忘八也夠了。兩排坐的紳士。見向樂山這種嘻笑怒罵的樣子。齊聲對向樂山喝道。你這小賊骨頭。真想死嗎。你是外來的賊。不知道我們這裏的團規。我老實說給



你聽罷。我們這裏拿住了賊。祇要問明了口供。有正經紳士來保便罷。若沒有正紳來保。立時綁上一塊大石裏。往河裏一攢。第二日才撈屍安埋。你這東西死在臨頭。還敢這們胡說亂道。向樂山仍是笑着問道。你們這裏會淹死過幾個賊。在甚麼河裏淹的。坐近的那一個穿長衣的紳士答道。每年得淹死幾個。也沒人計數。這對面就有一條河。你的一雙賊眼還不會看見嗎。向樂山道。既是每年得淹死幾個。怎麼你們這些賊骨頭都還活在這裏。不會送到對面河裏去淹死呢。這幾句話。更把滿廳的人都氣得跳起來了。那保正舉着旱烟管。跑過來要打向樂山。向樂山大吼一聲。將腦袋一偏。屋簷上的瓦。嘩喇喇的落下來。連牆壁都牽得搖動起來了。祇嚇得廳上的人。慌了手腳。怕房子坍塌下來。爭着往門外跑。向樂山哈哈大笑道。你們原來都是些沒膽量的賊。

骨頭。這地方有了你們這些東西。得沒有辱了羅老英雄。不知向樂山如何脫身。如何見着羅新冀。且待第二集再寫。

冰廬主人評曰。第一集十五回。所傳奇俠之士。如金羅漢。笑道人。神遲。雙清。楊天池。桂武。甘聯珠。紅姑。向樂山等。爲崑崙派人物。俠義正直。令人欽敬。如董祿堂。楊贊廷。甘瘤子。常德慶。輩。爲崆峒派人物。忌賢嫉能。使人厭惡。作者盡力描寫。莫不各得神似。躍然紙上。已令讀者目眩神駭。嘆爲觀止。然此祇全書四之一耳。而後文如火如荼。精神團結之處。更有十百倍於此者。吾願與諸君沾佳釀。而共讀之。每得佳處。便可痛浮一大白也。



江湖奇俠傳二集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第十六回 湘江岸越貨刦書箱 猶麓山尋仇遇奇俠

前集書中說到向樂山一偏腦袋牽扯得那水桶粗細的屋柱喳喳的響。房簷上的瓦也嘩喇喇的一陣掉了許多在丹墀裏。連牆壁都震動起來。那些鄉紳保正和捉拿向樂山的七個農人都嚇得爭先往公所大門外飛跑。向樂山哈哈大笑道：原來你們都祇有嚇人的本領。却禁不起人家一嚇。這地方有了你們這些濃包貨可不辱沒了羅老英雄嗎。大眾跑到門外回頭見向樂山住了頭不扯了。也都停了步。聽得向樂山說可不辱沒了羅老英雄的話。其中有一個劉全泰是羅新冀家裏管莊子的。聽了這話。卽對那保正說道：我看這人的氣概。不像是個

做小偷的他既有這種本領剛他才說話又是這種口氣必定是來拜我們東家的且等我進去好好的問他一聲看是怎樣那保正到了這時也知道做小偷的決不會有這般氣概和這般本領連忙點頭答道不錯不錯這事是怪我們魯莽了得罪了羅老爺的客不是當要的就請你老翁一面去問一面替我們謝罪劉全泰應着走到向樂山跟前先作了一個揖才笑陪開口道你是個好漢不要和我們一般見識我們都是生成肉眼不認得英雄請問好漢是不是要見敝東羅新貴老爹嗎向樂山的一雙手被反縛了不能答揖祇好把頭點了兩點他這頭點兩點沒要緊房簷上的瓦又紛紛的掉下來嚇得劉全泰雙手抱住頭又要往門外跑向樂山笑着止住道因你對我作揖我的手不能回禮所以向你點頭這也祇怪你們管地方公事的人太把公款捐



上腰包了才。有這驚嚇到你們頭上來。劉全泰見屋瓦不掉了半晌方敢放下手說道我們這一保內自從羅老爹搬來後管地方公事的人沒一個敢把公款捐上腰包的不知好漢的話從何說起向樂山笑道既是沒人敢吞公款爲甚麼公所的房屋造的這們不牢實房柱上連一個小偷都綑縛不了。咧劉全泰也笑了湊過來解向樂山手上的繩索向樂山連連搖頭道不要解不要解話未說完五又掉下來好幾片劉全泰連忙縮手問怎麼向樂山道你們在地方上當紳者的人連捉賊容易放賊難的這句話都不懂得麼那有這們糊裏糊塗開釋的道理劉全泰祇得問道依好漢要怎生開釋呢向樂山笑道是賊應該辦賊不是賊應辦誣告怎麼就這們開釋呢劉全泰心裏好笑暗想你分明翻穿着一條女褲在身上難道還可說不是個賊不過你仗着有本

領教人如何能把你做賊辦於今。媽。媽。糊糊的開釋。你倒放起刁來。硬要人說。你不是賊也罷。你一來仗着自己有本領。我們奈何你不了。二來仗着是來看羅老爹的。我們也不敢得罪。好好算是你厲害。劉全泰想罷。復陪笑說道。我早已說了。我們都是肉眼不識英雄。於今誰還敢說你是賊。咧這誣告的罪。不待你說。敝東知道了。必然重辦。劉全泰正在這裏說着。忽聽得外面一陣歡呼之聲。都喊好了。羅老爹來了。劉全泰卽撇了向樂山。慌忙往門外跑。向樂山回頭一看。祇見那些鄉紳簇擁着一個身材矮小。和十來歲小孩一般的。老頭兒。進來。鬢髮都漆黑。若不是皮膚露出蒼老的樣子來。誰也得說這人不過四十歲。穿著一身金黃色的葛布衫。褲左手提一根二尺多長。黑中透亮的旱烟管。有大拇指粗細。估量那旱烟管必是純鋼打就。加上了一層退光漆。



提。在。手。中。似。覺。有。些。兒。分。兩。右。手。握。着。一。把。極。大。的。蒲。扇。像。他。這。們。小。
小。的。身。材。足。夠。當。一。把。雨。傘。用。向。樂。山。一。見。羅。新。冀。進。門。卽。仰。天。大。呼。
道。我。久。聞。羅。老。英。雄。大。名。不。憚。千。里。前。來。拜。訪。那。知。道。羅。老。英。雄。的。莊。
客。們。欺。負。外。路。人。的。木。等。真。大。竟。將。我。繩。綑。索。綁。在。這。裏。參這。難。道。就。是。
羅。老。英。雄。待。客。之。道。嗎。羅。新。冀。聽。了。哈。哈。大。笑。走。過。來。伸。手。往。屋。柱。上。
一。抹。辦。絲。線。利。綁。手。的。麻。索。登。時。如。被。快。刀。割。斷。向。樂。山。大。吃。一。驚。
由。得。兩。膝。一。屈。拜。了。下。去。道。弟。子。今。日。才。求。着。師。傅。了。搗。蒜。似。的。一。連。
叩。了。四。個。頭。羅。新。冀。忙。雙。手。攏。住。笑。道。不。敢。當。不。敢。當。請。快。起。來。同。去。
寒。舍。此。地。真。不。是。待。客。之。所。向。樂。山。立。起。身。同。到。羅。新。冀。家。裏。羅。新。冀。
拿。褲。給。向。樂。山。换。了。將。偷。來。的。女。褲。還。了。羅。新。冀。的。莊。客。原。來。衆。鄉。紳。
和。保。正。見。劉。全。泰。對。向。樂。山。作。揖。向。樂。山。又。將。屋。瓦。牽。掉。了。許。多。恐。怕。



真個把房屋牽倒了。急忙派人飛報羅新冀。羅新冀祇道是有意來煙
本領的。所以也使出本領來。赤手劈斷了繩索向樂山。所以吃驚的緣
故就因他自己頭上結的那綯絲辮線是野蠶絲結成的。比較尋常絲
線不知要堅牢多少倍。便是用快刀去割也不容易割斷。爲的是仗着
這條辮線打人。若不是特別堅牢有力的一扭即斷。又如何能當兵器。
使呢。羅新冀居然能絕不費事的隨手抹斷有這種本領。如果動起手
來還經得起嗎。怎能教向樂山不五體投地的拜服呢。向樂山在羅
新冀家住半年。得了羅新冀不少的本領。歸到家中向閔賢有些不
願意向樂山拿着絕頂的天分丢了書不讀專練這好勇鬥狠的武藝。
教他和向曾賢同去衡陽書院讀書。因那時衡陽書院的老師是當代
經學大家王闡。向閔賢也是他的私淑弟子。因此教兩個兄弟趕到

衡陽書院去讀書。向樂山祇得重整書帙。跟隨向曾賢同去衡陽。在衡陽讀了兩年多書。學問長進到甚麼地步。是摸不着看不見的。但是這兩年中。他們兄弟在衡陽收買的舊板書。却是不少。向曾賢自己會刻圖章。凡是他的書。每本上面都蓋了一個樂知山房藏書的章子。每人有二十六箱。那時衡陽出產的大牛皮衣箱。又堅牢耐用。價值又便宜。向樂山兄弟。遂每人買了二十隻裝書。二年之後。王闡運走了。換了一個沒多大學問的老師。他兄弟便不願意再住衡陽書院了。因書箱累贅。就雇了兩條民船。裝載書箱。包運到平江浯口上岸。兄弟二人。每人坐守一條。當那搬運書箱上船的時候。兩名腳夫抬一口皮箱。祇壓得汗流氣喘。腳夫因爭論要增加力錢。說箱裏裝的不是衣服。衣服沒這們重。必是金銀珠寶。碼頭上的習慣。搬運金銀的力錢。每挑每抬。比搬

運穀米什物。須貴三成。向樂山懶得和那些腳夫多說。就依照搬運金銀的力錢給了也沒說明。箱裏全是書籍的話。誰知船戶認真當作是二十大箱金銀。就陡起了殺人越貨的念頭。見向樂山兄弟都是文弱的書生。年紀又輕。更沒有僕從。這念頭一起。招待他們兄弟便分外的殷勤。每日好酒好肉的辦給二人吃。他們初次坐這長途的民船。又在洪楊亂平之後。那知道江湖上的利害。各睡在各人的船上。吃喝飽了。就拿着書看。停船啓碇。以及經過甚麼碼頭。全不過問。船行了四日。船戶祇因沒有好下手的地方。遂商量這夜並不停泊。在江心動手。這夜的月色很好。向樂山坐的這條船在前。向曾賢的船在後。相離有半里河面。向樂山生性本來喜酒。尋常的民船。照例黃昏時就停泊不走了。有時恐怕趕不上第二個埠頭。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就停了。從來不

會坐過在月夜行走的船。這夜倒覺得很高興。獨自拿了一壺酒。坐在船頭上。旋喝旋觀玩夜景。正在喝得有八成醉意。忽聽得身後脚步響。以爲是船戶撐腰篙的。懶得回頭去看。手裏端着酒杯。剛待往嘴邊送。陡覺有人一把將自己的辮髮揪住。向樂山醉意闌珊中也不問。揪辮髮的是誰。祇將頭向前一點。就聽得拍的一聲。把那人一個跟斗栽到前面船板上。觸眼即見那人手中握着一把明晃晃的鋼刀。這一來却將酒意驚退了。拔地跳起來。一脚點住那人胸膛。回頭看船裏。又躡出一個拿刀的人來。見向樂山脚點住了一個。他也不識進退。亮刀直劈過來。向樂山那有心思和他動手。一晃腦袋。辮尾如流星一般的一繞。就繞着了那拿刀的手腕。順勢一帶。洪矮枯周敦五。那們本領的人尙且受不了一辮尾。船戶能有多大的本領。被這一帶。如何能立脚。得牢。

撲面一跤也跌倒在船板上向樂山拾起一把刀指着二人問道快說後面那條船和你們夥通了沒有如何相離得這們遠船戶道夥通是已夥通了不過他們已經動手沒有就不得而知向樂山聽了心裏登時慌急起來想放起這兩個船戶教掉轉船頭迎上去又怕船戶知道事情敗露了沒有好結果一放起來就赴水逃命自己又是一個不會水的待將船戶綑縛起來罷自己一個人如何能駕的這們重載的船雙珠一轉想出了一個計策來丢了手中的刀就船頭上的鐵鍊綑好了。一個由他躺在船板上才將腳點住的這個提起來也用鐵鍊鎖住了他的雙脚一端結牢在桅柱上提了一片櫓給他拿刀在他臉上晃了一晃道你若敢不盡力的搖櫓祇這一刀就要了你的狗命你想逃是逃不了的祇要能趕的上那條船我決饒了你的性命船戶到了這



時那裏還敢違抗。自然是盡力的搖櫓向樂山安置了那個才將。這個躺着的鐵練解了一手拿刀一手拖着船戶到後梢喝教他掌舵將船掉頭向樂山知道自己哥子文弱這回十九是死祇急得如熱鍋上螞蟻一疊連聲的催看快搖自己一手扭住掌舵的辮子探身船篷上向前頭江面上望直追趕到天明不見那條船的蹤影祇得又拿刀逼着船戶說看他們原約了在甚麼時候動手的船戶說並不曾約定時候誰先得手誰走大概那條船動手得早些所以先回頭跑了向樂山料想自己的哥子是死定了不見得能追趕着不如就近且將這兩個強盜送交地方官訊實了口供得了那夥強盜的巢穴所在再去緝捕倘我自己一個不小心連這兩個也逃了就更費手脚了當下就問船戶追到了甚麼地方船戶說是湘潭向樂山教把船泊了用繩索牽了兩

個船戶。連同那兩把刀。親自送到湘潭縣。那縣官聽說是盜案。立時坐堂提問。問出那條船上同夥的。也是兩個人。一個姓林名桂馥。原籍是廣西人。十幾歲的時候。被洪秀全的軍隊。擄在營中喂馬。隨營進湖南。在衡州一個山上。照管數十匹馬吃草。忽然有一匹馬失脚從山岩上跌下。跌斷了一條腿。林桂馥怕回營受責罰。就逃到衡陽。在一個船戶家當腰篙。後來自己做了一條船。還有一個是林桂馥雇的夥計。姓張。因是個鬍鬚頭。同伴都呼他張鬍子。不知是湖南那一縣的人。縣官又問明了林桂馥在衡陽的住處。行文去衡陽縣糾拏。向樂山自請同去。縣官自然許可。到衡陽訪拏了半月。不僅林桂馥不會回衡陽。連那條船都沒人看見在衡陽一帶露過眼。向樂山祇得痛哭回家。將遇難情形。告知向閔賢。卽日又駛了個包袱出門。誓必尋着林桂馥。替兄報仇。

因林桂馥是個船戶。在江河裏的日子多。在陸地上的日子少。遂也投進衡陽的船幫。充當船夥。終日在江河裏明查暗訪。足足查訪了三年。凡是湘河裏的船隻。祇要船桅一入向樂山的眼。就能認識這船是誰人的。單單不見有林桂馥那條船。問一般船戶。也都說近三年來林桂馥的船。不知怎的。不在湘江河裏行走了。向樂山兒訪查沒有下落。出門的時候。原發誓此去不能替遇難的老兄報仇雪恨。決不回轉家鄉。於今荏苒三年。兄仇未報。那有心情。那有顏面。回家見人呢。仇人既不在湘江河裏。船夥也用不着再充當了。辭卸了職務。既不能歸家。復無心謀幹甚麼差事。東飄西蕩的。竟像是一個流落江湖的人。有時喝醉了酒。就獨自跑到高山頂上。放聲大哭。哭疲了。便倒在岩石上睡覺。無論甚麼人和他談話。他總是搖頭不答。他這日忽走進嶽麓書院。每間



齋舍。他都去揭開門簾看看。住齋舍的人也沒注意。其中有一間書齋。陳設得十分整潔。床帳都極其華麗。是新寧縣一個豪華公子住的。這位公子因有事回新寧縣去了。書齋空着沒人住。也沒託朋友照管。向樂山本來與這位公子熟識。便扭斷了房門上的鎖。在書齋裏住着。這夜睡到半夜醒來。見腳頭有一人。睡着鼾聲震地。向樂山疑心是室主人回來了。連忙坐起來招呼。祇見那人翻轉身。又睡着了。向樂山看那人腳上穿着一雙草鞋。知道不是室主人。抬頭看了看門窗。仍是嚴封。未動暗想。這人必有些來歷。若是尋常穿草鞋的人。不但不能進來。並不會有這種舉動。我倒得推醒他。問他一個明白。看他如何進來的。隨伸手在這人腿上搖了幾下。祇聽得這人口裏含含糊糊的罵道。半夜三更的不好生睡覺。要這們大驚小怪的鬧些甚麼。罵完鼾聲又起了。



向樂山越覺得不是尋常人的舉動便也不再搖他了打算等到天明了再和他談話不料自己再睡了一覺醒來已不見那人的蹤跡了忙起來檢點門窗仍舊一些兒不曾啓動不覺連連跺脚道可惜可惜有這般異人同睡一夜竟一無所獲的放他走了獨自歎惜了一會也無計追尋悶悶的過了一日以爲再沒有這們好的機會了第二夜才要入睡卽覺得床帳微微的一動驚得睜眼一看昨夜同睡的那人又睡在腳頭打呼了也不知道從何時睡下來的這番那首怠慢翻身跳了起来顧不得那人生氣連推帶搖的說道你是那裏來的也不問這房裏的主人是誰就敢睡一夜又睡一夜那人就慢騰騰的坐了起來迷離着兩眼望了向樂山一望笑道你若是這房裏的主人我也應該對你講一個禮節一般的偷住人家的房間管甚麼睡一夜兩夜向樂山

見那人是一個游方道士的裝束。領下一部花白鬍鬚，年齡約在五十。以上說話聲音宏爽，滿臉帶着笑容，遂點了點頭，說道：話雖如此，但也要分個先來後到，不過我此時也不問這些了。道人道：從何來怎麼來去全無聲息？道人哈哈笑道：你都不用問我。今夜月色大佳，我的瞌睡既被你鬧醒，且帶你去雲麓宮玩玩。向樂山道：月色雖好，但此時已過了半夜，等我們走上雲麓宮時，月已啞山了，還有甚麼可以賞玩？咧道人又是一個哈哈道：沒有月就賞日，又有何不可？人家說讀書人固執不通，果然果然向樂山從來不會被人罵過，固執祇得也笑道：既如此，就走罷。說着，待伸手開門，道人一挽了向樂山的手，道：但閉上眼不要害怕。向樂山知道道人非凡，卽依言將雙目緊閉。祇覺得兩腳軟，一身體就飄飄的往上陞騰，心裏還害怕，頭頂撞着天花板，誰知竟是一無。



阻擋。正在詫異。兩脚忽踏了實地。道人更高聲打着哈哈道。你看這是否甚麼所在。向樂山將兩眼一開。祇見一座巍峨的雲麓宮被清明的月色籠罩着。彷彿如水晶宮殿一般。低頭看湘河裏的水光明澄澈。映着皎潔月光。曲曲彎彎宛如一條白銀帶。抬頭遠望長沙城。但見萬家烟霧沉寂無聲。幾點零落斷續的漁火和寒星雜亂辨不分明。不覺失聲叫道妙啊。像這般的夜景。人生能得幾回領略。口裏一面叫妙。心裏一面轉念道。這道人若不是神仙。何能有如此道術。我數年在外尋師。於今得遇着這樣的人物。真算得是三生有幸了。豈可錯過。隨卽雙脚往地下一跪。朝着道人叩頭。道師傅兩夜來和弟子同睡。必是憐念弟子。兄仇未報。特來指引弟子一條道路。弟子祇要報了先兄的仇恨。此後有生之年。願終身侍奉師傅。說罷想起自己哥子遇難之慘。又放聲

痛哭連連叩頭不止。道人扶起向樂山說道：容易容易，自有你報仇雪恨的一日。向樂山聽說容易，才轉悲爲喜，立起身問道：弟子的仇人在那裏求師傅指示？道人搖頭道：等歇再說罷。向樂山料想拜了有這般道術的師傅，兄仇是不愁不能報的了。心裏頓時高興起來，見湘河裏的水光平如鏡，他自從行刺岳州知府不着之後，恨自己不會投石，時常練習打石子。他的石子打的最遠，又有準頭。這時心裏一高興，就從地下拾起一個石子來，望江心中打去，在嶽麓山頂上望湘河，覺得就在眼底。其實距離有二十來里，任憑向樂山如何會打石子，那裏能打到二十來里遠呢？自然石子打去，江心中毫無動靜，落在半山中草地上，連一些兒聲息也沒有。道人在旁看了，反操着手大笑，笑得向樂山紅了臉。對道人說道：從此地到江心有二十里，師傅能打得到江心。

麼。道人笑道。打到江心算甚麼。我還要打破這個光月呢。你瞧着罷。隨手拾了一個碗大的石頭對準江心拋去。那石頭破空的聲音比響箭還大。接着就是那鏡面也似的江水正在月影當中忽起了一個盤籃大的濺花。一刹時牽動了滿江的波紋。好一會那嘆通的聲浪才穩穩的傳入耳鼓來。月影在水中。祇管搖搖不定。這時向樂山心裏又驚又喜的情狀真是形容不出。連忙向道人說道。師傅務必將這本領傳給弟子。弟子將來與仇人相遇的時候有了這種本領。那怕相隔二十里。祇要看得見。便不愁他跑的了。豈不痛快。嗚道人點頭笑道。容易容易。你此時腹中覺得有些飢餓了麼。向樂山正苦飢餓。便答道。飢是飢了。但如此夜深有甚方法。弄得着吃的呢。道人照來時的模樣。一手挽了向樂山的手。喝聲閉目。這番又覺與剛才來時的情形不同。來時是步

步往上騰高。耳中並不聽得甚麼聲息。這番雖一般的兩腳一軟。身體凌空。但耳中聽得呼呼的風響。身體却一步一步的往下降。兩脚未踏實地之先。耳裏已聽得有更鑼之聲。隨卽着地。睜眼一看。祇喜得向樂山跳起來。不知二人飛到了甚麼所在。且待下回再說。

冰廬主人評曰。向樂山遊學數年。始得一羅新冀足證求師亦非易事也。然世有已得良師。而猶弗努力向學者。豈非如入寶山。依然空手而回。惜哉。

向曾賢之死。實出二人疏懶大意之故。曾賢嘆唧終日。窮研經史。本不知江河艱險。到處危機。惟樂山頻年在外。當諳一二。乃偶一大意。慘折雁行。江心踩足。返棹恨遲。讀書至此。不禁廢然興歎。其實作者故弄狡猾。將藉此引出下文之與笑道人相晤耳。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第十七回 指迷路大吃八角亭 拜師墳痛哭萬載縣

話說向樂山腳踏實地後。睜眼一看。認得是長沙城裏的八角亭。兩邊所有的鋪戶都關門深入睡鄉了。除大鋪家門口懸了幾盞簷燈外。沒一些兒燈火。道人向前走着道。跟隨我來。向樂山跟着走了一箭之地。道人停步指着一家小鋪戶說道。你看這家準備了點心等你我去吃。向樂山看裏面尚有燈火。鋪門也是虛掩着。祇是心裏不相信。真個準備了點心在那裏等。不敢過去推門。道人笑推向樂山道。怕甚麼。如何不推門進去呢。向樂山祇得上前把門一推。原來是一家小小的點心舖子。房中懸了一盞滿堂紅的油燈。灶上一個蒸籠。蒸得熱氣騰騰的。

一個腰繫圍裙的小夥。靠牆壁坐着打盹。幾張破舊的小方桌。也靠牆壁放着。房中沒第二個人。道人走過去。將那小夥計的肩膀一推。道快把蒸好了的點心拿過來。那小夥計被推驚醒起來。揉了揉眼睛。望了道人一望。也不說甚麼。好像是約會了的。走到灶跟前。從鍋裏將蒸籠端起來。拿了一個大磁盤。檢了一盤熱烘烘的饅頭。擱在桌上。道人先就上首坐下來。指着饅頭對向樂山道。你儘量吃罷。蒸籠裏還有的是呢。向樂山不知師傅是甚麼神通。這時候真個有人準備了點心在這裏。等腹中既是飢餓了。也就不客氣。拿起來就吃。向樂山的食量本大。片刻如風捲殘雲。一頓把大盤饅頭吃了。道人問再能吃得下麼。向樂山吃了這一大盤饅頭。已是很飽。回說不能吃了。道人叫小夥計過來。說道。膳下的饅頭都給你去吃。你領我們上樓去睡罷。小夥計應着是。

點了一個紙搓。在前揚着引道。道人挽着向樂山。跟在後面。一把小扶梯搭在一個灰塵積滿了的樓口。小夥計一面向後揚燃紙搓。一面用左手扶着梯子上去。道人復推着向樂山道。你先上去。我出外小解了就來。向樂山更是莫明其妙。怎麼忽然跑到這裏來睡呢。這裏分明是一個小小的點心店子。又不是飯店。怎麼能留客人歇宿咧。這不是奇怪嗎。心裏旋揣想着。旋舉步跟着爬上扶梯。小夥計吹燃了手中紙搓。就壁間一碗油燈點着。撥了撥燈芯。自反身下樓去了。向樂山看這樓上。無一處不是灰塵堆積。兩條單櫈。擋着幾條木板。架成一個僅夠睡一人。的床。也懸掛着一條烏陶陶的破夏布被子。樓上並沒有可坐的椅櫈。床當上放着一個極大極粗劣的木櫬。櫬門已破爛了一扇。沒了斗筍。不能安上去。就一頭擋在樓板上。一頭靠着木櫬。把櫬遮掩了。不

知。樹裏有甚麼東西沒有。因才吃了那一大盤饅頭。不想便睡。又見師傅小解去了。不曾上來。也得等等。閒着無事。就輕輕將這扇破了的櫥門搬開來。靠壁放了。看那櫬裏。竟是塞滿了一櫬的舊書。心裏更覺詫異。怎的這樣點心店裏。却有這們一大櫬的書籍。隨手拿起一本來。就油燈下。拍去了灰塵。一看。這也應着小說上的套話。所謂不看猶可。這一看。祇驚得兩手抖個不住。原來這本書面上明明蓋着一顆樂知山房藏書的圖章。急忙換一本看。也是一樣。連看了幾本。知道用不着。再看了。禁不住兩眼的痛淚。紛紛掉了下來。放下手中的書。打算等師傅上來。定計捉拿兇手。但是等了好一會。那有師傅上來呢。心裏才恍然悟道。原來是他老人家指引我到這裏。拏兇手的兇手。不待說。必就是這店裏的主人。好在那林桂馥的模樣。見了面。大約還可認識。事不宜遲。



遲趁他們。這時睡着了。拏了綑綁起來。等天明送到長沙縣去想罷。反轉身走到樓口。恐怕扶梯響動。驚了兇手。就樓口往下一躍。賽過秋風飄落葉。着地全無聲息。尋那小夥計。已不在這房裏了。那盞滿堂紅。原有四個燈頭。此時已吹熄了三個。向樂山搬了張椅子墊脚。將燈取了下來。端着照進左邊一間房裏。向樂山從那回遇難之後。卽花重價買了一把極鋒利的小匕首。連柄才得九寸三分長。拇指粗細的鐵釘。祇要將七首輕輕一按。登時兩段。並且截下去。沒有聲響。終日帶在身邊。不曾片刻離過。此時從腰間抽了出來。去了皮鞘。看那房裏。也是開了一張單櫈架的床。掛着藍布帳子。帳門放下了。地下有兩雙破鞋。向樂山放下那燈。撩開帳門。看了一看。一頭睡着一個男子。認得睡在外邊的這個。就是那小夥計。裏面的像是很有些年紀。不是林桂馥的模樣。

也不像那條船上的船夥。但也不管他是誰。且綑綁起來再說。祇是身邊沒有繩索。一時却怔住了。舉眼向房中四處一望。見房角上放着一個吊桶。桶口盤了一大捲棕索。原來這時長沙城裏的居民飲的是河水。用的是井水。每條街上或是巷子裏面都有吊井。各家自備吊桶。打水就帶去。打完了又帶回來。所以這房角上放着這個吊桶。向樂山立時將索桶解下來。本想就這們將二人綑綁做一塊。祇因見這兩人是兩個笨貨。被人綑醒了。必然閉着眼亂喊。就拿匕首去嚇他們。他們閉着眼。也不看見。不如將他們推醒。再拿刀嚇他。他知道怕死。就不敢聲張了。果然把二人喊醒明白了。拿匕首往他臉上一亮。低聲喝道。敢倣聲就是一刀。即嚇得筛糠一般的祇抖。連哼也不敢哼一聲。顛倒着綑綁起來。割了兩片帳門布。揉成兩個麻核桃。塞了一個在那年老的日



裏留着這個小夥計問道。你這裏的老闆姓甚麼？叫甚麼？名字是那裏人快說出來一些兒。不干你事。小夥計戰兢兢的答道：我我我這裏的老闆姓張。沒沒有名字。就是這城裏的人向樂山知道。就是那條船上。的船夥。張鬍子接着問道：他睡在那間房裏？小夥計道：他和老闆娘同睡。向樂山氣得在小夥計身上踢了一下。罵道：我問你！他睡在那間房裏？管他！和誰同睡？小夥計急得彈了幾彈。說道：老闆娘就睡在這間房的後面房裏。向樂山忙看這房的木板壁上。有一個單扇的門。隨將手中的麻核桃塞入小夥計口中。走到那房門口。試推了一下。推不開。即拿匕首截斷了一門邊斗筍。啞的一聲開了。這時的天色已亮。房中看得分明。張鬍子已醒來。先聽得隔房說話。以爲是小夥計和燒飯的起來了。及聽得房門響聲。又不尋常。他是個犯罪心虛的人。那有不

驚慌的一翻身爬了起來。大聲問道：「誰呢？」向樂山一躍步已到了床跟前，隨口應道：「是我。」張鬍子把帳門一撩，伸出那個鬍鬚頭來。向樂山是何等的眼明手快，一見那鬍鬚頭就看出是那個船夥。那船夥却也看出是向樂山了。祇苦於帳後沒有可逃的路，只能挺身出來，打算和向樂山拚命廝打。他還不曾知道那夜前條船上刦搶的情形，一晌總以為是一般的得手，後遠走高飛了。這時見了向樂山，心裏雖然疑惑，祇是還沒想到向樂山有多大的本領，又欺向樂山祇一個人手中僅拿着幾寸長的兵器，所以並不懼怯。他也略懂得幾手拳腳，握着拳頭衝向樂山撲來。向樂山到了這時，真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張鬍子這點兒拳腳，那有他施展的分兒？一辮尾掃過去，就把他拖翻在地，用腳踏住。了胸脯，回頭兒帳勾上掛着一條絲腰帶，順手取下來，綑了張鬍子。



的手腳。張鬍子的老婆是新討來的。不知就裏。祇道是強盜來刦搶。躲在被窩裏。張開喉嚨大喊救命。向樂山因他是婦女。又睡在被裏。不肯動手去綑他。也不阻止他喊叫。自將張鬍子提到外面。忽聽得大門外有人搥門。並高聲問裏面甚麼事。向樂山跑到大門跟前。開了大門。見門外立着幾個做生意的人。打量了向樂山兩眼。正要開口問話。向樂山已對他們拱了拱手。道請諸位街鄰進來。我有幾句要緊的話奉告。那幾個街鄰見向樂山手中拿着明晃晃的匕首。又聽了喊救命的聲音。都以爲必出了殺人的案子。一個個嚇得不敢進來。立在後面些兒的一低頭。就溜跑了。立在前面的幾個回頭見同來的溜了。也想溜開。向樂山笑道。我又不是強盜。又不是兇犯。好好的請諸位進來談話。這也怕甚麼呢。但請放心。決不是連累諸位的事。幾個街鄰聽得這們說。

才胆大了胆量。跟着向樂山進房。見張鬍子被綑在地。左邊房裏又顛倒綑着兩個夥計。一個個望着向樂山發怔。向樂山收了匕首。從容對街鄰述了一遍。三年前兄弟遇難。及自己出門尋仇的情形。接着說道。今日才捉着了這個張鬍子。所以驚動了諸位街鄰。那些街鄰聽了。向樂山的話。沒一個不服。向樂山是個豪傑。也沒一個不罵張鬍子。是個沒天良的惡賊。向樂山就託街鄰代雇了幾名腳夫。抬了樓上。那些書籍向樂山親手牽了。張鬍子和那兩個夥計。一同到長沙縣衙裏。縣官見是盜案。自然立刻陞堂審問。張鬍子無可抵賴。祇得招承了。和林桂馥同謀並說。當時是二人同勦。手把向曾賢從床上拖下來。殺死後。截成無數小塊。裝入一個大籜子裏。投下江底。當夜停泊在一個小河。沒裏打開皮箱。一看。誰知盡是書籍。口口如是。當下悔也無及。林桂馥。



分了十二箱書說是要回廣西自駕着船走了我得了八箱書也沒用處我也沒有兄弟父母是早年亡過了祇有個姑母住在易家灣和林桂馥拆夥後就寄住在姑母家裏祇因沒有生活瞞着姑母作了一次賊偷了幾件衣服一百五十兩銀子就到八角亭開點心店刦來的八口皮箱也賣了祇剩了這些沒用的書零零碎碎的也不知已燒掉了好多留下來的不過十分之一了這也祇怪新討來的這個老婆他說這些書留了有用處問他甚麼用處他說可以留幹將來生下了兒子長大了的時候好讀因此就做一個破木櫈裝了擱在樓上那樓上是給小夥計睡的從來沒別人上去不知怎麼會發覺的縣官敎招房錄了供就問那小夥計怎的會把向樂山引到樓上去小夥計供說我這日早起因烘老麵隨手從櫈裏帶了一本爛書下來撕了好引火沒燒



完的就丟在門角落裏。我在這裏當了一年多的夥計，常是用爛書引火。近來討了老闆娘，雖不教我再用，然間常燒幾本老闆娘就見了。也不說甚麼。我貪圖爛書容易燒着，每次烘老麵就拿一本。這日我正將燒剩下來的丟向門角落裏，忽有一個道人打門首走過，見我燒書，連忙說罪過。道人拾起我丟下的書，看了一看，問道：「你燒書不怕罪？」過難道：「你東家也由你嗎？」我說是東家教我燒的，有甚麼罪？過道人又問我東家有多少書，教我燒怎麼有書要燒掉？我說有好幾箱，特爲收買了燒的。道人笑着點頭，問書都擱在那裏。我說都擱在我睡的樓上。道人還待問我，因有事走開了。道人也走了，過了兩個多月，直到前日，道人復來店裏吃點心，祇吃了兩個饅頭，臨走給我一吊大錢，說我是個好人，窮得可憐，多給我些錢，好買件衣穿。我謝了道人，收了昨日黃。



昏時候道人又來店門首把我招到外面說道我今晚要請一個朋友。到你這店裏吃點心我此時給你二兩銀子你做好一籠饅頭三更後蒸着等候你能等到那們遲久麼我看有二兩銀子昨日那道人又給了一吊有甚麼不能等呢卽一口答應道無論要等到甚麼時候都使得我橫豎揜着一夜不睡就得了道人見我肯了又拿出一兩銀子道再給你一兩銀子我請的那朋友沒地方睡覺在這裏吃過點心就借你的床睡一覺你若怕你東家罵便不要對你東家說祇睡一覺就覺你真能揜着一夜就行了我見道人的銀錢這般鬆動心想我是一個光身漢子那裏怕人粘刮了我甚麼去床帳都是老闆的也值不了幾個文錢不怕人偷了去並且我把床讓給人睡我自己仍可同燒飯的睡更不必坐一夜樂得多得一兩銀子便也一口答應了誰知道人引來

的朋友就是這人。說時指着向樂山縣官問向樂山那道人是誰。向樂山將前昨兩夜在嶽麓書院遇見道人時的情形說了。縣官連連點頭歎道：誠能通神至誠所感仙佛自來相助向樂山等到定了案將張鬪子處決了才歸家報知向閔賢。向閔賢幾年來因二弟慘死三弟畠外尋仇不知下落心中終日悲痛又加以連年荒歉書生本來不善營運家境便一日不如一日益發憂思成疾等到向樂山報了仇回家向閔賢已是病垂危了聽說仇已報了卽含笑而逝向樂山遭此情形哀痛目不待說經營了喪葬幸得向曾賢娶妻得早已生了一個兒子這時已有五歲了向閔賢的子也有十來歲了向樂山因喜武藝不肯娶妻頻年在外飄流慣了在家安身不住祇惜在嶽麓山上不曾問明師傅的住處不好去那裏尋訪忽然想起萬載的師傅羅新冀已有幾年

不見了何不去探望探望。於是從家裏動身到得羅新冀家裏才知道羅新冀也已死去半年了。向樂山跑到羅新冀墳上痛哭了一場。也不再去羅家了。獨自悽悽惶惶的並無一定的方向行走。滿心想去廣西尋找林桂馥。祇因不知道林桂馥是廣西那一道的人。又不是有名頭的人物。躊躇不好向那條路上去找。正打算且去廣西。仍裝作游學的。到處行走。或者機緣湊巧。也有狹路相逢的一日。却因近來憂傷過度。酒也喝的太多了些。不料在萬載一家火舖裏生起病來。像向樂山這樣年輕練武藝的人不容易生病。一生病就不是輕微症候。火舖裏的主人怕他死了麻煩。逼着要向樂山挨出門外去死。向樂山又是傷心。又是忿恨。也無法反抗。祇得勉強挨出火舖門。行不到兩箭路。就昏倒在草地上。不省人事了。不知向樂山的性命如何。且待第十八回再說。

冰廬主人評曰。作者寫向樂山傳。洋洋數萬言。敘述不厭細詳。蓋向樂山亦崆峒派之重要人物也。下回入解清揚傳。將叙智遠仙跡之前。先以笑道人事一引。則下文愈覺奇特。或病其誕。余謂不如此。即不足當奇俠之稱也。

向樂山所遇道人。言語惝恍。行從詭祕。嶽麓山頭。夷猶杳渺。飄飄乎有遺世獨立之意。作者雖未指明爲誰。而讀者早知其爲笑道人矣。嗚呼。世果有笑道人其人歟。余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第十八回 小俠客病試千觔箭 老和尚靈通八百魚

話說向樂山勉強挨出火鋪大門。行不到兩箭路就昏倒在地。這時正是十月間天氣曠野寒風已是侵肌削骨。幸虧向樂山得的是火症。在草地上睡了一夜。次日倒清醒了。祇覺得肚中飢餓難挨。想回到火鋪裏去買些飯吃。又苦身邊一文不剩。料想這個沒有天良的火鋪不給他錢。決不會有飯給人吃。遂極力掙扎起來。打算找一個大戶人家去討些飲食。行了半里多路。忽見前面山坡下有兩條極雄壯的牯牛。在那裏拼命相鬥。兩條牯牛的角都有兩尺多長。兩個牧牛的小孩各自牽着牛繩。用力往兩邊拉扯。但是兩牛鬥紅了眼。那裏拉扯得動呢。都

急得哭着叫喊起來。向樂山滿想上前將兩條牛分開。奈自己大病之後。恐怕敵不過兩牛的力量。沒得反被牛鬥傷了。給人笑話。祇是兩牛正當住自己的去路。山坡下的道路又仄。兩牛既鬥。紅了眼。打那跟前。經過也得提防。被那長角挑着。正在旋走。旋計算應如何才好過去。祇見從山坡裏走出一個十四五六的童子。穿着得十分華麗。相貌也生得十分清俊。左手把着一張朱漆彫金雙弦小彈弓。右肩下懸着一個花繡彈囊。笑盈盈的走了下來。開口問兩個牧童道。你們哭叫些甚麼呢。牯牛鬥架不是狠平常的事嗎。即聽得兩個牧童答道。解少爺那裏知道像這般的鬥架輕則把角拆斷。重則兩牛都得鬥死。拆斷了角也是成了廢牛了。那童子笑道。你們有綯在手裏也拉扯不動嗎。牧童道。我們實在不能再用力了。若一下扯缺了牛的鼻間就更沒有法子了。

童子笑着向牛跟前走牧童連忙止住道解少爺快不要上前去兩條畜牲都紅了眼把你挑傷了我們更該死了那童子不答話一伸右手握住一條牛尾回頭教牧童讓開牧童忙往旁邊一讓那童子拉住牛尾向後便退將那條牯牛拖退了丈多遠牯牛被拖得嗚嗚的叫但是拖退了那條這條却趕上去門讓路的牧童便連聲叫苦道解少爺專拉我的牛我的牛太吃虧了童子聽了卽停住脚用手指在那牛屁股上向前一推這條牛抵不住也往後退嚇得這牧童避讓不迭也連聲嚷道解少爺幫着他的牛鬥我的牛我的牛不太吃苦了嗎向樂山立在一旁看了不由得暗暗納罕心想這個孩子的力量真不小看他的衣服氣度可知是一個富厚人家的少爺我今日窮途落魄能在他眼前顯點兒本領倒不愁得不着一頓飲食祇恨我這時偏在大病之後



又餓瘦無力。這便如何是好呢？心中一急，忽生出一個計較來。思量羅新冀老師傳授的千筋闌還不曾有機會使用過。這時正需用得着。何不試他一試？主意已定，便不遲疑。趁那童子把兩牛推走的時候，幾步走到兩牛當中，一手按住一個牛頭，口中笑道：「你們都用不着爭論。等我來替兩牛講和罷。」話沒說完，兩牛被按得都跪下了，前蹄不能再鬥了。向樂山隨手一帶，兩牛都睡倒了，口流白沫，兩眼翻白。原來這種千筋闌又名重拳法，並非實在工夫，乃是一種魔術，不過極不容易鍊成。鍊了和實在工夫一樣，隨時隨地都能應用。那怕盤盤大的麻石，運用千筋闌一掌劈去，能立刻劈成粉碎。不問有多們壯健的牛馬，一遇千筋闌，就壓得伏在地下，動彈不得。本人坐在船上，可用千筋闌將船壓沉，會使千筋闌的人使起法來，任憑多少人也拖扯不動，就祇動手。



和人較量武藝的時候却用他不着向樂山這時用千觔閘將兩牛壓服那童子果然驚異的了不得慌忙走過來請問向樂山的姓名向樂山把姓名說了也回問他他說姓解名清揚定要請向樂山到他家去向樂山巴不得有此一請隨點頭應好正要舉步跟着解清揚走兩個牧童忽同時放聲哭道你這人把我們的牛打死了就想這們走嗎向樂山回頭笑道我何嘗打死你們的牛這兩條牛不都好好的活在這裏嗎牧童不依道既是活着的如何不動一動呢向樂山道要他動很容易我一走他就會動了牧童那裏相信四隻手將向樂山的衣角拉住不放解清揚見兩牛躺在地下祇是喘氣也祇道是要死了便教牧童鬆手道打死了牛沒要緊算是我打死的便了牧童見解清揚這們說才把手鬆了向樂山道兩牛因鬥疲了又被我一按所以躺在地下



不能動彈過一會就要起來的向樂山跟着解清揚轉過山坡走到一所樹林密茂的莊院。解清揚道這就是寒舍了向樂山看那壯院的規模比陶守儀家還要宏大一望就知道是一個資產雄厚的紳耆家。解清揚引向樂山進了大門祇見幾個青衣小帽的人從門房裏出來垂手侍立的迎着解清揚把頭略點了點問道老太爺已起床了麼中有一人搶着答道已起床好一會了剛才還傳話出來請少爺回來的時候趕快上去呢解清揚也不答話側着身體讓向樂山到裏面一間書室就坐隨告罪說道且等小弟進去稟明家祖再出來奉陪向樂山連說請便解清揚進去不一會即攜扶着一個白鬚老者出來向樂山忙立起身解清揚對向樂山紹介道這是小弟的家祖向樂山搶前一步行了個禮解太公也忙答禮笑道方才聽得小孫稱贊老哥的本領了



得老朽不由的十分欽佩。老哥貴處那裏。何時到敝鄉來的。看老哥的氣色。敢莫是病了才好麼。向樂山見解太公說話的聲音宏爽精神完足。全不像上了年紀的人。料想也是一個有本領的人物。便將自己的身世來歷略述了一遍。解太公笑道。原來是羅老英雄的高足。怪不得有驚人的武藝。羅老英雄和老朽最要好。祇可惜我和他相見得遲。他去世得太快。本來打算將小孫拜給他做徒弟的一則。因羅老英雄存心客氣說自己的本領。不夠做小孫的師傅。一則因玄妙觀的智遠禪師歡喜小孫。定要收小孫做個徒弟。老朽知道智遠禪師的本領。原不弱似羅老英雄。既是歡喜小孫。便算與小孫有緣。當下就依了禪師的祇。是禪師的本領。雖好無如小孫的資性頑梗。何嘗能得着他師傅的好處。啊若承老哥不棄得。便指教指教。老朽真是感激不淺了。向樂

山慌忙拱手答道。敝老師尙且自知本領不夠。小子有何知識敢當指教的話。解太公回頭對解清揚道。向大哥大病新痊。昨夜又露宿一宵。此時必已很泛饑了。還不去催廚房裏快些開飯上來。解清揚應着是去了。向樂山正苦不好開口要飯吃。聽了這話。恰如心願。頃刻開上飯來。解太公起身笑道。恕老朽不能奉陪。寒舍房屋寬大。如不嫌沒好款待。望多住些時。小孫必能得不少的益處。說完又叮囑了解清揚幾句。好生陪款。挽留多住的話。自支着拐杖進去了。解清揚陪向樂山吃過了飯。同立在丹墀邊談話。向樂山見丹墀當中。安放着一口絕大的金魚缸。缸裏養着數十尾鼓眼暴睛的金魚。其中有兩尾最大的。都是有一尺長。向樂山指着笑道。像這們大的金魚我還不曾見過呢。大概在這缸裏已養得不少的日子了。解清揚搖頭笑道。前日才弄到這缸裏。

來。這種金魚缸。那能養成。這們大的金魚。這兩尾魚。祇怕再養不上。幾日。仍舊得退還原處去呢。向樂山問道。這話怎麼講呢。難道這們大的。缸。還養不下這兩尾魚嗎。解清揚道。不是養不下這魚。是我師傅的。我偷了來。養在這裏。師傅不知道。便罷。若知道了。不是。仍得退還原處去。我嗎。向樂山看了解清揚那種天眞爛漫的樣子。不覺好笑。問道。不就智遠禪師嗎。他養了多少金魚。你怎麼偷了來的。解清揚笑着點頭道。我師傅前日向我們大家說。他老人家要去西安。看個道友。約莫有三四日。盤桓教你們不要到觀裏去。他老人家親手掘了一個魚池。養了一池子的金魚。也不知道有多少。都是這們大一尾。他老人家每日在池邊走來走去。魚都養親了。他老人家立在池子東邊。魚也集聚在東邊。伸出頭來。望着師傅。他老人家。一到西邊。魚也立時跟了過去。他老人。



家。臨。走。的。時候。對。我。們。大。家。說。池。裏。的。魚。是。有。數。目。的。少。了。一。尾。都。知。
道。誰。也。不。許。動。他。一。動。他。老。人。家。走。過。之。後。我。們。商。量。這。一。池。子。魚。師。
傅。那。有。數。目。一。定。是。怕。我。們。偷。故。意。是。這。們。說。了。嚇。我。們。的。不。見。得。偷。
去。一。兩。尾。他。老。人。家。回。來。真。個。知。道。大。家。都。說。偷。了。沒。地。方。養。要。我。偷。
到。家。裏。來。我。因。此。就。偷。了。這。兩。尾。向。樂。山。道。從。這。裏。到。西。安。數。千。里。的。
途。程。怎。麼。說。祇。有。三。四。日。的。盤。桓。呢。解。清。揚。道。我。祇。聽。得。他。老。人。家。是。
這。們。說。也。不。知。道。西。安。在。那。裏。今。日。已。是。三。日。了。明。日。他。老。人。家。就。要。
回。的。回。了。的。時。候。我。帶。大。哥。去。觀。裏。玩。玩。向。樂。山。以。爲。是。解。清。揚。聽。錯。
了。決。不。是。陝。西。的。西。安。次。日。同。解。清。揚。走。到。玄。妙。觀。一。進。觀。門。就。看。見。
一。個。魁。梧。奇。偉。的。利。尚。反。操。着。兩。手。笑。嘻。嘻。的。立。在。旁。邊。看。解。清。揚。對。



向樂山道。師傅果然回來了。立在殿上看的。就是向樂山看那和尚的年紀。不過四五十歲的光景。一回頭看見解清揚。卽大笑說道。好偷魚的財來了。解清揚臉上一紅。緊走幾步上前請安。智遠禪師一面扶起解清揚。一面很注意的望着向樂山。向樂山也上前行禮。說道。久欽老師傅的清德。今日特來叩謁。賜指教。解清揚對智遠說了向樂山的姓名。來歷。智遠聽了兩眼祇管把向樂山端詳。好半晌才連連點頭。笑道。居士已有勝過我十倍的明師。得見交爲幸。指教的話太客氣。太不敢當。說着讓向樂山進方丈裏坐。向樂山因貪看衆小孩練拳腳。立着不動。智遠笑道。所謂兒戲。這類把戲祇合教他們小孩玩玩。那看得上眼。向樂山看了那些小孩練的拳腳。一個個都老辣異常。穩重的時候。比泰山還穩重。輕捷的時候。比飛鳥還輕捷。覺得自己苦鍊了這們多。



年若專論拳腳工夫。祇怕不見得能比。他們高強多少。口裏不好說。甚麼心想。拳腳工夫練到了這些。還說是兒戲。這和尚的本領。就不問。可知了。智遠見向樂山看了出神。便望着解清揚道。既是向居士歡喜看。這類把戲。你也使出些兒來。給他看看。你使出來的。或者比他。你中看。一點解清揚有些躊躇。不肯卸衣。向樂山聽得說。比他們中看。一點的話。遂向解清揚拱手道。何妨。使我開開眼界呢。解清揚道。大哥。這們高的本領。却來打趣我。我也罷。橫豎免不了要現醜的。隨脫了身上長袍。笑問智遠道。師傅教徒弟。在那上面去使呢。智遠用眼向周圍望了一望。指着殿前豎的兩根桅柱。到那上面去使罷。當心點兒。不要給向居士看了。笑話你不成材。解清揚對向樂山拱了拱手道。我便遵命現醜了。請大哥把眼光放低些。瞧不上眼。不要見笑。向樂山正也拱手答禮。祇見。

解清揚一蹲身。但覺影兒一閃。便不見了。趕緊回頭看那桅柱。解清揚已使出金雞獨立的架勢。一隻腳立在桅頭上。一隻腳倒豎朝天貼着耳根。向樂山不由自主的叫了一聲。好呼聲才畢。解清揚直挺着身體。往前一撲。貼耳根的那腳仍貼着不動。那一撲儼然將要撲下地來。似的嚇得向樂山心裏一跳。思量那桅頭離地足有五丈多高。地下鋪的麻石若是撲跌下來。便是銅打的金剛鐵打的羅漢也必跌個粉碎。誰知解清揚立在桅頭上的那腳竟和釘住了的一般身體撲下來就倒掛在上面。用雙手抱住桅桿翻身到了斗內。那斗有見方一丈大小。解清揚就在斗上面使出許多架勢。一瞬眼間已如飛鳥一般的落到殿上。向樂山口裏不住的叫了不得。解清揚復拱了拱手道。大哥不要見笑。向樂山心想世間有本領的人真不少。祇怪我的眼界太小。我今日。

既到了這裏遇了這種明師益友。豈可再和在嶽麓山一樣當面錯過。還不拜這和尚爲師更待何時呢。心中計算已定。正待回身向智遠下拜。智遠已伸手挽住。向樂山的手笑道。請進方丈裏談話。說時向衆小孩道。你們祇道我說失了兩尾魚。是不會知道的。我池裏共有八百尾魚。於今祇有七百九十八尾。你們不信。且跟我來數給你們看。偷魚的賊。是解清揚我也。有憑據給你們看。一面說。一面挽了向樂山的手往裏走。解清揚已穿好了長袍。和衆小孩一同跟在後面。走進一個小小的花園。智遠復對向樂山笑道。我也玩個把戲給居士看。隨指著園中一個魚池道。這池是我手鑿的。很費了不少的精力。向樂山看那魚池。有兩丈多長。一丈六七尺寬。滿池的清水。透明見底。不過五六尺深淺。許多的金魚。在碧綠的水草中。穿來走去。煞是好看。十幾個小孩。都

立在池邊。那些金魚見慣了人的一些兒不畏懼。祇見智遠拿了一根丈多長的竹篙。在池裏趕魚如趕牛羊似的。口裏喂呀喂的。喂了幾聲。那些魚真像通了靈氣。一尾都不敢亂竄。頭接尾的都聚集在一個池角落裏。智遠將竹篙浮在水上。旋做着手勢。旋一二三四的數。智遠口裏報一個數。便見一尾魚從竹篙那邊躍過竹篙這邊來。數着躍着。一尾也不錯。數到七百九十八尾。再往下數。就不見有魚躍過來了。智遠望着解清揚笑道。你還想賴麼。你瞧瞧這些魚那一尾不是睜開眼瞧着你的。他們是怪你不應該將他們的同伴偷去呢。向樂山仔細看那些魚果然沒一尾不是抬着頭。睜着眼。望了解清揚的心裏。越是詫異。越覺得智遠是個神人。祇是不解如何能教化這些魚都有這般靈性。智遠轉腰拾起竹篙來。教衆小孩散學各歸家去。獨引向樂山解清

揚二人到方丈裏。解清揚叩頭謝了偷魚的罪。智遠哈哈笑道。我這魚。不是。你。能。養。的。我。尙。且。祇。能。暫。時。養。着。向樂山聽了。不懂智遠這話怎麼講。也不便問。等解清揚立起來。卽上前跪下說道。弟子終年在外尋師。今幸遇着師傅。千萬求師傅不棄。頑劣弟子願侍奉師傅一生。智遠雙手拉了向樂山起來笑道。我已說過了。居士已有勝過我十倍的明師。那裏還用得着我呢。向樂山道。弟子的恩師羅公新冀已去世好幾月了。實不會更有師傅。智遠搖頭道。居士何用隱瞞。隨用手指着解清揚道。居士將來必和他同出一人門下。向樂山笑道。若不蒙師傅收容。弟子弟子怎能和他同出一人門下呢。智遠笑道。解清揚在我這裏猶之居士在羅老英雄那裏。一般的。是。師。傅。多。般的。祇。能。學。些。粗。淺。的。工夫。夫。得。道。自。然。還。有。得。道。的。師。傅。在。那。裏。難。道。居。士。就。把。嶽。麓。山。拜。的。那。

位師傅忘掉了嗎。向樂山一聽這話，心裏又驚又喜，連忙答道：年來實未敢一日忘懷。不過弟子當時過於疏忽，不曾拜問他老人家姓名居處，無從訪求。此時老師傅既提醒弟子，必然知道他老人家的所在。智遠笑道：居士且暫在此地多住些時，自有師徒會合的時候。此時說也無用。解清揚在旁聽了，忽然朝着智遠跪下來道：聽老師傅的語氣，弟子將來不能長遠的跟隨老師傅。弟子不願意再拜別人爲師，願侍奉老師傅到老。總求老師傅不要半途把弟子丢了。智遠扶起解清揚，大笑道：你却爲甚麼要做賊？要偷我的魚呢？解清揚畢竟是個小孩，嚇得連聲哀告。道：弟子下次再也不敢了。智遠道：這時還早，且到那時再說。向樂山和解清揚在玄妙觀住了十多日。智遠每日早晨在大殿上看衆小孩練拳腳。衆小孩去了，便去池邊看魚。向樂山雖不曾拜智遠爲師，却跟着

解清揚也得了不少的益處。這日智遠帶着向樂山解清揚二人在池邊看魚。忽見池裏的水如蒸熱了一般。滿水而的熱氣。祇往上冒。八百尾金魚在水裏亂穿亂竄。鬍鬚被熱水燙的難受似的。二人都覺得很奇怪。祇見智遠也像很着慌的樣子。急忙跑到裏面托了一個鉢孟出來。鉢孟內盛着白米。智遠抓着米往池裏灑下。灑一把米。熱氣便減低。幾寸八百尾魚的穿竄力量也減少了些。停一刻不灑米。熱氣又蒸騰上來了。智遠一面灑米。頭額上的汗珠一面直流下來。不知畢竟是何事故。且俟第十九回再說。

冰廬主人評曰：作者寫解清揚與智遠禪師。又有一副筆墨。與以前諸俠截然不同。一則童慾可受。一則仙機透逸。宜乎向樂山之悠然神往也。此書事奇人奇文奇。故吾謂作者亦奇人已。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第十九回 坐木龜智遠入定 打和尚來順受傷

話說向樂山見智遠急得汗珠直流也嚇得不知是甚麼緣故仔細向那熱氣蒸騰的池裏一看原來八百尾金魚都張開着闊嘴朝天噓氣水面上蒸騰的熱就是那八百尾金魚口中噓出來的智遠手中的米灑下一把金魚的嘴便合攏一下起初噓出來的每尾口中尙祇一線灑下幾把米之後畧停了一停一會兒沒將米灑下那噓出來的氣就漸漸的粗了智遠一把一把的抓着米越灑越急鉢盂裏的米看看灑完了智遠翻身復往裏跑解清揚問向樂山道大哥知道師傅幹甚麼嗎向樂山不及答白就見池中的熱氣越蒸越高刹時間彤雲密佈白

日無光。將一個小小的花園迷蒙得如在黑夜。頃刻簷端風起閃電。如走金蛇。向樂山忙挽住解清揚的手道不好了快進裏面去罷就要傾盆的大雨。了解清揚道再看看沒要緊你瞧師傅不是又端了一鉢孟米來了嗎他老人家還更換了法衣呢向樂山回顧一看果說智遠披着大紅袈裟雙手捧着鉢孟飛也似的向池邊跑來跑到離池邊七八尺遠近猛然電光一閃一個巨霆跟着劈下來那巨霆的聲音就像靠緊耳門劈下似的向樂山解清揚二人同時被那巨霆震得昏撲在池邊沒了知覺在昏迷中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刻向樂山首先清醒轉來張眼一看祇見在嶽麓書院遇的那個道人笑容可掬的立在旁邊心中不由得一喜被雷震昏了的人不比害過病的一清醒便和平時一樣身體上本不感受何等痛苦加以心中歡喜一蹶劣就爬了起來。



隨即雙膝跪下。朝道人叩拜口稱師傅呀。可以把弟子想死了。道人連忙挽扶起來笑道。你五臟都受了些震損。不用多禮。且坐下來再說話。向樂山起來看房中的陳設。認得出是智遠和尚平日打坐的禪房。自己躺著的就在禪床上解清揚還躺在禪床那頭。面色蒼白。兩眼半閉半合。黑眼珠全藏在眼胞裏露出來。盡是白眼上脣的牙齒緊咬着。下嘴唇也和臉色一般蒼白。形像竟是個已經死去的人。非常可怕。再看天氣晴明並無風雨。祇是天色已將近黃昏了。自己心裏明明記着。是被一個大霹靂和解清揚同時震倒在金魚池旁邊。也不知這位師傅何時把我二人救進這房裏來了。平日智遠師傅在這房裏的時很多。這時怎的倒不見他了呢。向樂山心裏這們疑惑。正想開口問道。人祇見道人一面指着禪床教他自己坐下。一面俯着身子仔細端詳。

解清揚的臉向樂山看了解清揚這種神氣祇道已經死了不覺慘然問道怎麼弟子醒了這們一會解賢弟還躺着不能動呢道人點頭道要醒快了向樂山也跟着仔細定睛看解清揚的臉沒一會就見兩個眼珠兒在眼胞內微微的轉動了漸轉漸快忽然睜開了和熟睡剛醒的人一樣兩眼似覺有些畏懼陽光向樂山忍不住湊近前喊道賢弟醒了麼解清揚這才明白了一翻身抱住向樂山的頸道嚇煞我了向樂山忙安慰他道不用害怕有師傅在這裏解清揚放開手向四面張看道師傅呢說着就坐了起來道人笑道你想見你師傅麼等歇我就引你去見才說着即聽得隔壁房中一聲磬響道人對解清揚笑道此時可引你去見你師傅了解清揚道我師傅在那裏他老人家平日不是常在這房裏的嗎道人也不回答一手拉着向樂山一手拉着解清

揚走進一個院落。這院落旁邊一個小殿，原是供着一尊彌勒佛像。靠着彌勒佛，有一個大木龕。龕上安着兩片格門，格門從來開着裏面。並無神像。龕前也沒香案。解清揚平日常來這小殿上玩要，小孩兒家也沒注意怎的。這們大的一個神龕却沒有神像。這時被道人拉到這殿上。祇見一個少年和尚，低頭跪在那大木龕前面口中念經一般的祇管念誦。聽不出念誦的甚麼。再看木龕裏面自己師傅盤膝端坐在內。雙手拈着一串念珠，與平日一樣的慈祥眉目。木龕的格門上懸着一塊粉牌，牌上寫着一個大閑字。解清揚見了這模樣，以爲自己師傅圓寂了。他天性生來篤厚，智遠和尚又本來待他甚好。這時不由得兩淚直流。也向地下一跪，正要哭出聲來。智遠已開口呼着解清揚的乳名。清官說道：「你須知我因自己的工夫，須及時努力，所以不能兼顧。」

你們的工夫。你從今後祇當我已圓寂了。這位清虛道友才是你和向居士的真師傅。你們好生侍奉他。他自有安身立命的道傳授給你的。他的道高出我十倍。你要學道。第一當用慧力斬斷情絲。那有學道的人現出你此時這般嘴臉的。在三年以內。你隨時可到這裏來見我。祇看我這龕門上的粉牌像此時寫著閒字。你心中有話儘管向我陳說。若見牌上寫着觀字。那便是我入定的時刻。你不得擾我。我念你年紀。太輕天性甚厚。恐你一時的道念不堅。慧力不足。爲念我分心。不能沉潛。學道特爲你多此一條相見之路。你知道了麼。解清揚聽得自己師傅尙能說話。心裏就高興了。連忙應道。弟子知道了。智遠道既知道了。還不拜師。更待何時。解清揚這才爬起來。向清虛道人拜了四拜。智遠在龕中也向清虛道人合掌道。此兒骨秀神清。仗着道兄道力。將來成。

就必不可量。老衲今日敢以私情重累道兄了。清虛道人稽首答道。同本度人之旨。師兄祇自努力。後會有期。貧道就此告別了。隨卽引解清揚向樂山。二人出來向樂山走出殿外。回頭看那少年和尚還跪在那裏。口中又接着念誦。甚是納悶。不知道少年和尚是誰。念誦的是甚麼。回到禪房裏。正忍不住要拿這話問清虛道人。解清揚已呼着師傅問道。弟子心地糊塗。實在不明白。怎麼金魚池裏無端會冒出氣來。又怎麼在晴天白日裏忽然會劈下那們大的雷來。師傅更爲甚麼會跑到那龕子裏面坐着不動。你老人家可以說個明白。給弟子聽。麼清虛道人點頭笑道。自有給你明白的時候。不過此時說給你聽。你也不能理會。總之智遠師傅的功行快要圓滿了。所以八百羅漢先期白日飛昇。你今後能潛心向道。則此中因果不難澈悟。不是於今向你口說的事。

向樂山在旁問道那跪在殿上念誦的少年和尚是誰口裏念誦的是甚麼師傅可能說明給弟子聽麼清虛道人聽了忽然正色說道不可說不可說正說到這裏後面脚步響向樂山掉頭一看那跪在殿上的少年和尚走了進去又朝着道人跪下叩頭口裏說出來的話向樂山聽了也不懂得祇見道人將他扶起說道三教同源本母須拘泥行跡不過你的大事既了返俗儘可聽你自便道人說時指着向樂山解清揚二人對那和尚道這是你們兩個師弟你們此時都見見免得日後相見誤作途人隨說了二人姓名卽對二人說道這是你們的師兄姓朱單名一個復字他是生長在廣東潮州的人祇說得來潮州話南幾省的語言聽得懂却不能多說三人互見了禮都面對面的望着不通言語向樂山看朱復的年齡不過二十五六生得高額深目隆準寬額滿

臉英雄之氣帶着儒雅使人一望就能知道必是一個善文能武的少年英傑心想有這般雍容華貴的氣概決不是寒素人家的子弟却爲何少年就出家當了和尚呢心裏十分願意和他要好就因言語不通僅能於神氣之間表示很願親交的好意古語說得好惟英雄能識英雄向樂山既表示願親交的好意朱復也覺得向樂山是個非常的人物當下也極力的表示出好意來所以後來清虛道人門下三十五小俠中祇他二人做的事業最多造詣最深祇因二人情感既好出處不離這就是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的道理然這是後話後集書中自然一一的交待於今且趁這當兒將朱復的歷史表明一番方好接敘爭趙家坪的正文智遠和尚的來歷也就因此可使看官們明白幾成了朱復的父親名繼訓據說是朱元璋的十六世孫生小卽懷抱大志到二

十歲文名冠潮州。府祇是不肯應試。專喜結納江湖豪俠之士。兩廣素爲多盜的省。分緣林中人物。朱繼訓結識的也很不少。他有心謀復明。社所以生下兒子來就取名朱復。朱復之下生了一個女兒。便取名朱惡紫。朱繼訓的祖產原來很富。不愁無貲。結納人物。朱復年才七歲的時候。朱繼訓親自帶在跟前教讀。那時朱復生來的體質最弱。枯瘦如柴。朱復的母親恐怕兒子養不大。時常去一個神廟裏拜求藥籤。膏丹丸散都照着藥籤弄給朱復吃。那知越吃越壞。本來不過是體質弱。並沒甚麼病的。每日把求來的神藥一吃。倒吃出許多的病來了。朱繼訓見兒子病了。才知道是神藥吃病的。於是接醫生來診治。奈潮州地方沒有好醫生。朱繼訓自己又不懂得醫道。糊裏糊塗的幾服藥灌下去。已把個朱復灌得奄奄一息了。朱繼訓夫婦都以爲自己兒子沒

有。醫。治。的。希。望。了。連。小。棺。材。和。裝。殮。的。衣。服。都。已。備。辦。好。了。祇。等。朱。復。
斷。氣。忽。然。來。了。一。個。游。方。的。和。尚。腰。繫。葫。蘆。手。托。一。個。紫。金。鉢。孟。立。在。
朱。家。大。門。口。向。朱。家。的。下。人。要。募。化。財。物。朱。家。下。人。正。都。忙。着。準。備。辦。
小。少。爺。的。後。事。那。有。工。夫。去。睬。募。化。的。和。尚。呢。那。利。尚。見。堂。中。停。着。一。
口。小。棺。材。棺。蓋。擋。在。一。邊。即。問。朱。家。的。下。人。道。你。家。裏。新。喪。了。小。人。嗎。
我。最。會。念。倒。頭。經。你。家。能。多。募。化。些。財。物。給。我。我。可。替。你。家。新。喪。的。小。
人。念。一。藏。倒。頭。經。朱。家。的。下。人。罵。道。放。屁。人。還。不。曾。斷。氣。誰。要。你。這。禿。
驢。來。念。甚。麼。倒。頭。經。咧。那。和。尚。笑。道。既。是。還。沒。有。斷。氣。就。把。這。吃。人。的。
東。西。停。在。堂。上。做。甚。麼。呢。你。家。也。不。忌。諱。嗎。朱。家。下。人。也。懶。得。回。答。雙。
手。把。和。尚。向。外。推。道。我。家。最。忌。諱。的。是。和。尚。不。忌。諱。棺。材。你。快。往。別。家。
去。罷。不。要。立。在。這。大。門。口。礙。手。礙。脚。那。和。尚。祇。是。嘻。嘻。的。笑。下。人。推。了。

幾把也沒推動氣起來。指着和尚罵道：「你這禿驢，怎這般不識時務？多少好施僧佈道的人家，你不去却來這裏糾纏？」和尚一些兒也不生氣的笑道：「行三不如坐一。我是爲化緣來的，不曾化着。如何就往別家去？」下人恐怕耽擱自己的事，即從身邊摸出幾文錢來，向紫金鉢盂裏一擲，道：「好好你走罷！像你這們討厭的和尚，來世投生還得做和尚？」和尚笑道：「祇要來世不當禪手也就罷了。那時一般人肯地裏呼當下人的，都呼爲當禪手的。因下人立在主人跟前，總得把兩手禪下。朱家下人見和尚罵他當禪手，那氣就更大了，舉起拳頭，朝着和尚的光頭便打了。和尚也不避讓，祇口裏說道：「巴不得你打你祇記清數目。」好一總和你家主人算賬，下人的拳頭打在那光頭上，就和觸在鐵椿上一般，才打了三五下，拳頭已痛得打不下去了，縮轉來一看，嚇了一跳，拳頭漸漸

的腫起來了。手指放不開來。越腫越大。一剎眼。連手臂都腫得拐不過。轉了和尙祇涎皮涎臉的。望著笑。那下人知道不好。連忙改變態度。向和尙陪不是。道大師傅不要和我當下人的認真。請發慈悲。治我這手。罷。和尙搖頭道。我沒有工夫。我要往好施僧佈道的人家去。不能在這裏討你的厭了。多謝你這幾文錢。說完掉轉身就走。下人的手痛澈心脾。一時也忍受不住。兩眼也痛得流下淚來。明知是打和尙打痛的。非和尚不能醫治。見和尚搭架子要走。祇得忍住氣。上前拉住哀求道。大師傅不可憐我。我不成了個廢人嗎。我家有老母。有妻子。望我一個人。掙衣食。下人才說到這裏。聽得裏面連聲呼來。順下人一面口裏答應。如何是好呢。和尚祇得笑。裏面又接連喊起來了。來順沒法。祇得鬆了。

手左手把右手捧着愁眉苦臉的跑到裏面去。這時朱復已嘸氣了。朱繼訓的夫人祇哭得死去活來。朱繼訓也是傷心痛哭。祇得叫來順來幫着裝殮。叫了兩遍才叫了進來。朱繼訓淚眼婆娑的見來順右手的拳頭腫得比飯碗還大。向前直伸着臂膊像是握着拳頭要打人的樣子。左手在下面托着。也不禁吃了一嚇。問道怎的把手弄成了這個模樣。來順不敢隱瞞。將打和尚的事說了一遍。朱繼訓聽了也自納罕。祇是自己心愛的兒子才死無心和人周旋。若在平日聽得有這們一個和尚。尚來了必來不及的出去與和尚廝見。這時祇向來順說道。這是那和尚有意。這們懲處你的。你還不快去求他診治。他若走了。你這手就廢掉了。來順應了聲。是慌忙轉身跑到門外一看。和尚不知去向了。急得問左右鄰居的人。問了好幾個。才有一個人指前面說道。那和尚好。



像。是。向。這。條。路。上。走。去。的。他。行。走。得。不。快。還。追。趕。得。上。也。不。一。定。來。順。
一。抹。頭。就。追。身。上。受。了。傷。的。人。行。走。都。痛。得。厲。害。這。們。一。跑。傷。處。受。了。
震。動。祇。痛。得。如。油。煎。火。燙。咬。緊。牙。關。追。過。了。數。十。戶。人。家。祇。見。和。尙。立。
在。一。家。酒。店。門。首。和。酒。店。裏。的。夥。計。拌。嘴。說。酒。店。裏。夥。計。做。生。意。太。不。
規。矩。三。文。錢。的。酒。還。沒。一。鉢。孟。定。要。店。主。人。化。一。鉢。孟。酒。給。他。店。主。人。
添。了。幾。杓。祇。是。添。不。滿。一。孟。正。在。說。這。鉢。孟。大。來。順。追。到。了。朝。和。尙。
跪。下。來。哀。求。治。手。和。尙。哈。哈。笑。道。我。不。找。你。你。倒。找。起。我。來。了。也。好。我。
去。和。你。家。主。人。算。賬。你。主。人。若。不。能。依。我。話。募。化。給。我。我。是。不。能。白。給。
你。醫。治。的。說。着。一。手。托。着。鉢。孟。就。走。來。順。跟。在。後。面。一。會。到。了。朱。家。門。
首。和。尙。直。走。入。廳。堂。回。頭。對。來。順。道。快。去。把。你。家。主。人。請。出。來。來。順。道。
我。家。少。爺。才。嚥。了。氣。主。人。正。在。傷。心。痛。哭。何。能。出。來。陪。大。師。傅。呢。我。得。

罪了。你老人家再向你老人家陪罪。說時又要叩頭下去。和尚連連搖手道。非得你主人出來不成功。誰希罕你叩頭陪罪來順的手實在痛得不能挨忍了。祇好哭喪着臉到裏面。向朱繼訓說了和尚的要求。朱繼訓雖沒好氣。然自己兒子死了。正在須人做事的時候。把個當差的傷了。不能動作。也很不方便。祇得揩乾眼淚走出廳堂來。一見和尚那種魁梧奇偉的模樣。心裏已估量這和尚必有些兒來歷。不是尋常的遊方和尚。可比。卽拱了拱手。說道。下人們沒有知識。開罪了和尚。我來替他向老和尚陪禮求饒。想了他。給他把手治好。寒舍今日有事。不能沒人替做。老和尚發個慈悲罷。和尚打量了朱繼訓兩眼。合掌笑道。治傷容易。但老僧要向施主化一個大緣。施主應了。老僧卽刻就給他治好。朱繼訓道。和尚想化我甚麼。祇要是我有的。皆可化給和尚。和尚



道施主沒有的老僧也不來募化了。老僧要把公子化去做一個小徒弟。朱繼訓聽了，指着旁邊停的小棺材流淚道：「小兒才嘸了氣，若是活着的就化給和尚做徒弟也沒甚麼不可。」和尚點頭道：「老僧原是知道公子嘸了氣，才來向施主募化。不然也不開口了。」朱繼訓覺得很詫異，問道：「和尚把死了的小兒化去有甚麼用處呢？」和尚道：「施主不用問。老僧的用處肯化給老僧便不會死了。」朱繼訓聽了，知道是一個有道高僧，連忙施禮說道：「和尚能治的活小兒，準化給和尚做徒弟。」聽憑和尚帶去那裏。和尚道：「這話能作數麼？」沒有更改，朱繼訓道：「大丈夫說話那有不作數的？」那有更改的？不過小兒已嘸氣，有好一會了，手脚都已僵冷，祇怕和尚縱有回天的本領，也治不活了。和尚笑道：「公子若不曾嘸氣，施主就肯化給老僧了嗎？」公子現在那裏請，即領老僧去。

朱繼訓見說能將自己已死的兒子治活歡喜得把來順手上的傷都忘了急忙引和尚到朱復死的房間裏來不知那和尚是誰畢竟如何將朱復治活且待第二十回再說。

冰廬主人評曰八百金魚爲羅漢化身能通人意已極恢奇之至一旦雷霆暴震白日飛昇則更令人目眩心駭如讀封神傳矣正急欲窮其究竟時忽又岔入朱復小傳作者以文爲戲真是令人無從捉摸。

作者對於方外推崇備至故每遇道人和尚尼姑登場輒竭意描寫卽覺分外生色此回傳智遠和尚尤爲奇特。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第二十一回 化公子和尙顯神通 救夫人尼姑施智計

話說朱繼訓見和尙能醫治自己已死的兒子那裏還顧得來順手上。的傷呢當下卽把和尙引到朱復死的那房裏。朱復的母親正撫着朱復的屍痛哭心裏已不免有些恨外面不識時務的和尙在這時候來化緣打傷了人家當差的還要人家主人親自出去陪話這時見自己丈夫更把和尚引了進來平日朱繼訓治家非常嚴肅內外之防絲毫不苟和尙尼姑這類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人尤不喜接近朱繼訓一生活的嗜好就祇不能聽說有特別能爲的人不怕千里迢遙不問娼優皂隸但他聽得說果有能耐他總得去結識結識然而從來不會把和

尙引到內室來過。朱夫人心中狐疑着，不覺把哭聲停了，待立起身，盤避和尙已將鉢盂放下，合掌當胸，對朱夫人念了一聲阿彌陀佛。朱繼訓卽將和尙要化自己兒子做徒弟的話，向朱夫人說了。朱夫人這時祇要有人能將已死的兒子醫活，甚麼事都願答應。祇見和尙用雙手在朱復周身摸遍，也不用藥石針砭，口對着朱復的口，度了一會氣，教朱繼訓拿出一個酒杯來，和尙用針刺破自己的左手，中指滴出小半杯白漿，白漿裏的熱氣祇往上騰，和尙撥開朱復的牙齒，將小半杯白漿傾入口內，復口對口的速度，了幾口氣，沒片刻工夫，朱復的肚內就咕嚕咕嚕的響起來。那時雙眸轉動，口裏隨着長吁了一聲，已是活轉來了。把個朱夫人喜得忘了形，也不管和尙立在旁邊走過去抱着朱復，口叫着孩兒，連聲問道：「你清醒了麼？不覺怎麼難過了麼？」這位大



師傅救了我孩兒的性命還不快起來謝謝朱繼訓。祇喜得哈哈笑道。那裏是起來謝謝可以了事的嗎。從此以後算是大師傅的徒弟不算。是我們的兒子了。大師傅是救活了他自己的徒弟。不是救活了我們的兒子。這時剛醒轉來。總還得安睡。一會方能動彈。朱夫人聽了這話。翻着兩眼。望了朱繼訓剛才哭兒子的時候。眼中流不盡的痛淚。又流了出來。朱繼訓知道朱夫人的心理。見兒子已經醫活。就捨不得化給和尚了。朱繼訓自己的心理也自有些捨不得。將這一個單傳的兒子。化給和尚。但話已說出了口。大丈夫說話不能出爾反爾。並且自己的兒子已經嘸了氣。若不是這和尚萬無復生之理。便是捨不得也。祇得忍痛割捨了。此時見自己的夫人望着自己流淚。便安慰他道。你我的兒子本已死了。連棺材和裝殮的衣服都已備辦齊全。倘若大師傅遲。

來。一時半刻此時不己裝進了棺材嗎。死了是永遠不能見面於今化給大師傅做徒弟儘有見面的時候還有甚麼不捨得呢。朱夫人見丈夫是這們說和尚又立在旁邊看着不能說出不捨的話。祇得問道大師傅是那個廟裏的離這裏有多遠的路呢。和尚答道老僧雲遊天下。本沒一定的廟宇到此地暫時掛單在千壽寺裏。我僧家最戒誑語公子化給老僧之後施主想時常見面是辦不到的事到了能團圓的時候。老僧自然送他回來。朱復自服下和尚的白漿。陡覺精神大振。身上。的病苦完全沒有了。反比不會病的時候強健得多。翻身爬了起來。望着朱夫人叫肚中餓了。朱夫人想起這可愛的兒子就要化給和尚的。得跟着和尚同去。一時祇顧得抱着朱復痛哭。和尚端起鉢孟笑道。老僧還有事去。回頭再來化公子去。朱纏訓心裏正自慘痛聽了和尚的。

話急忙問道。師傅去甚麼地方。何時方來呢。和尚旋向外走。旋答道。說去就去。不拘地方。說來就來。不拘時刻。朱繼訓送到廳上。忽想起還不曾問和尙的名字。隨卽問道。師傅的法諱是那兩字。我一時心慌。慮亂尙不會請問得。和尙還沒回答。來順已走走跟前來笑道。我的手不治也好了。朱繼訓一看。查已回復了平時的模樣。和尚點頭笑道。這番是不治也好了。下次再若要禮的動手打。和尚祇怕治也不好呢。和尚說着逕出大門去了。朱繼訓因來順走過來。把話頭打斷了。和尚已走。仍是不知道和尚叫甚麼名字。當時急欲回房看兒子。也無心趕上去追問。回到房裏。朱復已在地下行走。朱夫人也止了啼哭。見丈夫進房。忙問和尚如何就這們去了。朱繼訓道。和尚說了有事去。回頭再來。我問他去那裏。甚麼時候再來。他又不肯說。大約等一會就要來的。朱夫人

道。等歇和尙來了。我自願多送金銀給他。請他去別處花錢買一個徒弟。把我的兒子留下來。他有了銀錢還怕買不着徒弟嗎？可憐我四十七歲了就祇一個兒子一個女兒。要我把他的活生生的施捨給一個游方。沒有一個廟宇的和尚。終日跟他在外面受雨打風吹。不是比割掉我的心還要痛嗎？說話時丫鬟光明端了碗粥進來。給朱復吃。這丫鬟年才十歲。生得伶俐異常。五歲時被他自己的父母賣到朱家來。朱繼訓夫婦甚是愛憐他。替他歷個名字叫光明。也含蓄着光復明社意思。在內他年齡比朱惡紫大。朱繼訓夫妻就教他陪伴小姐玩要。朱惡紫也很歡喜他在一道兒玩。名分上雖有主僕的分別。實際是和親姊妹一般。這時他端粥進來。聽了朱夫人說的話。他小小的心腸就有了個主意。祇不敢對朱夫人說。悄悄把朱惡紫拉到一旁說道。夫人既不肯。



將公子施給和尙。何不趁這時和尙不曾來。將公子藏起來。和尙來時。不見了公子。再給他些銀錢。他便不能不要了。朱惡紫更是小孩心理。以爲此計甚妙。慌忙跑到他母親跟前。照樣說了。朱夫人的心裏高興。卽問朱繼訓有甚麼地方好給朱復藏躲。朱繼訓搖頭說道。和尙並沒有強奪我們的兒子。我們自己答應了。化給他剛才。他若要帶去。我們也祇好隨他帶去。他見你哭得可慘。好意等回頭再來。我們若是把孩兒藏躲起來。道理如何能說得過去。並且我看這和尙的道行大得不可。思量他既能知道我的孩兒死了。難道就不能知道藏躲起來了嗎。他有起死回生的本領。難道就沒有把孩兒攝取去的本領嗎。依我想。孩兒能得他。這們一個師傅。可說是很有緣法。你不必悲痛罷。朱夫人不樂道。孩兒是我生的。我心痛我實在不捨得活生生的施給人家。不是。



你肚皮裏生出來的。你自然不心痛。是你在外面答應化給他。我是沒有說化給他的話。他有道行是他的。我的孩兒用不着他。那們大的道行。你沒地方給孩兒藏躲。我自有地方。你若怕和尚來了。道理說不過去。你也躲着。莫見和尚的面。我有話回復他。那怕把家業都施給他。也沒要緊。朱復這時雖祇七歲。資性却是極高。聽得和尚要收他去做徒弟。要別離親生的父母了。也知道傷心。也扭着朱夫人哭。說不能跟和尚去。這一哭更哭得朱夫人決心要將朱復收藏了。朱繼訓說也無益。就在這夜。朱夫人親自送朱復到外祖母家。整日的關在內室裏不教朱復出外不斷的打發人到家來探信。看和尚來過了沒有。打算等和尚來過了。把話說明白了。和尚答應了。不要化朱復做徒弟。方帶朱復回家。可是作怪。朱夫人帶着朱復在外祖母家足住了三個月。和尚並

不會到朱家來打發人到千壽寺探聽也從沒有這們一個和尚來掛單。朱繼訓也猜度不出是甚麼緣故。朱夫人防範的心也就漸漸的懈鬆了。恐怕朱復就攔了讀書的光陰。逆料和尚已不會來了。遂仍將朱復帶回家來。朱繼訓照常帶在跟前教讀。朱繼訓是個存心恢復明朝帝業的人。表面上雖坐在家裏教兒子讀書。像一個極閒散不問世事的骨子裏。却是。一刻也不會停止。進行兩廣的綠林頭目和一般會武的江湖人物。他都拿赤心去結納。揀其中有能耐有知識而又心地光明的朱繼訓便把自己的志向說出來。大家商議發難的計劃。這時洪秀全楊秀清還不會在金田發動。二百年承平之世。全國的文武官更都祇知道歌舞昇平。軍隊僅存了個模樣。當兵是有名的吃孤老糧。各省都祇養些老弱的廢物。敷衍門面做武官的才好借着吞吃糧餉。



這時要發難本極容易朱繼訓祇因發難的地點躊躇不定這日朱復在門口玩耍忽然不見了朱繼訓夫婦急得着人四處尋找沒有料知就是那和尚化去了尋找無益過了幾日又來了一個化緣的老尼姑定要進去見朱夫人也是來順在門口攔住說我家夫人素來不接見三姑六婆的他老人家常說三姑六婆一到這人家這人家就得倒霉你若不是尼姑倒可進去我家的家法如此我當下人的擔當不起你要化錢我給你幾文錢你要化米我給你幾合米我家才把少爺丢了夫人正時刻不了的哭泣你識時務些化點兒錢米走罷老尼姑笑道丟一個少爺算不了甚麼事祇怕連老爺也丢了才真是倒霉呢我專來向你家夫人化緣的誰希罕你的錢米來順是一個實心護主的下人聽了連老爺都丢了的話不由得氣又撞了上來若不是一個尼



姑。又。已。年。紀。老。了。怕。不。又。要。動。手。打。起。來。隨。喰。着。一。口。凝。痰。對。準。老。尼。
姑。的。臉。下。死。勁。的。啐。去。打。算。啐。了。這。一。口。痰。再。忿。罵。他。一。頓。好。罵。得。老。
尼。姑。走。離。這。裏。誰。知。啐。出。口。的。凝。痰。還。不。會。噴。到。老。尼。姑。臉。上。老。尼。姑。
已。回。啐。一。口。也。啐。出。一。團。凝。痰。來。恰。巧。碰。在。來。啐。的。凝。痰。上。一。碰。就。激。
了。轉。來。不。偏。不。倚。的。正。打。在。來。順。的。鼻。梁。上。比。受。了。一。石。子。還。要。痛。得。
厲。害。哎。呀。一。聲。倒。退。了。幾。步。幾。乎。栽。倒。在。地。若。是。換。一。個。心。裏。機。警。
些。兒。的。人。上。次。受。了。和。尚。的。創。這。回。就。不。應。再。輕。量。方。外。人。並。且。自。己。
啐。出。去。的。凝。痰。在。半。途。中。被。尼。姑。也。用。凝。痰。啐。轉。回。來。打。在。鼻。梁。上。有。
這。們。疼。痛。這。尼。姑。不。待。說。必。是。個。有。本。領。的。人。自。己。冒。昧。受。了。這。一。下。
也。應。該。悟。到。是。不。好。惹。的。了。但。是。來。順。生。成。是。一。个。笨。拙。没。有。心。眼。的。
人。鼻。梁。上。这。一。下。不。但。沒。有。把。他。打。明。白。反。打。得。他。的。無。名。業。火。直。高。

三丈。登時揉了揉鼻子。把兩袖一捋。握着兩個拳頭翻車也似的朝尼姑打去。他存心欺尼姑。年老料想打得過。巨耐尼姑祇是背朝着裏面退讓。并不回手來順越。覺得鼻梁痛。越一步緊一步的追打。老尼姑退了好幾步。已退到了廳上口裏就大喊救命。朱繼訓正坐在內室勸慰。朱夫人忽聽得外面大喊救命。嚇了一跳。連忙跑出來見來順發了狂。一般的追趕着一個尼姑。打卽大聲喝住。來順見朱繼訓出來才嚇得不敢追打了。停了手跑到朱繼訓跟前。氣喘氣促的指着自己的鼻梁訴道。這妖尼姑把小的鼻梁打傷了。小的一下也沒打着。他倒喊起救命來。得老爺作主。把他綑起來給小的毒打一頓。小的才得出氣。朱繼訓看來順的鼻梁紅腫了。再看老尼姑的鬢髮全白。龍鍾不堪的模樣。不像是能打人的。而且臉色非常慈祥和善。更不像是會動手打人。



的朱繼訓知道來順素來喜和人打架。遂開口罵道：休得胡說！你這東西動輒向人無禮。你不動手打人，人家就無緣無故的打傷你的鼻梁。嗎來順再想申訴，奈鼻梁腫得連臉都和瓜瓢一樣。一霎時兩眼腫沒了縫，開口就滿頭滿臉牽扯得痛不可當。老尼姑聽得朱繼訓責罵來順的話，便走過來向朱繼訓合掌行禮。朱繼訓一面拱手還禮，一面端詳這老尼姑，眇了一隻左眼，右眼却分外的光明，身量雖極矮小，立在廳堂之上，彷如奇松古木。另有一種瀟洒出塵的風度，不由得從心坎中生出敬仰之念。當卽叱退來順，讓老尼姑就廳堂坐下，開口問道：師傅法諱甚麼？寶刹在那裏？老尼姑道：貧僧受人之託，特來救施主的性命。此時大禍已在眉睫，沒有閑談。道姓名住址的工夫，請施主快隨貧僧逃走，再遲一步就有回天的本領也來不及了。說着便立起身來，不

住的回頭用那一隻有光的眼向門外張看好像怕有人追來似的。朱繼訓是個最有胆量臨事不苟的人平白無故的怎肯聽了一個素昧平生人的话就倉皇出走呢當下仍是神閑氣靜的笑道鄙人家居力貧食苦無端有何大禍逃避得了禍必不大師傅但請安坐鄙人爲此間土着即果有意外之禍亦不患不得昭白老尼姑神色很露出驚慌又一連向外張看了幾眼對朱繼訓長歎一聲道天數果難逃不然貧僧在路上也不至有那些耽擱了既是施主安命貧僧救夫人小姐去罷說罷便向內室走去朱繼訓見老尼姑這般舉動疑心是個失心瘋的尼姑忍不住立起身來喝道內室不能去邊喝邊待上前去拉猛聽得背後一陣脚步的聲音回頭一看祇嚇得魂飛天外原來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潮州府的衙役蜂擁一般的進來了十多個一個個手中

拿着刀叉橫眉怒目的如臨大敵。朱繼訓明知不妙，然到了這時，分祉得勉强鎮定着，回身大聲問道：「諸位來寒舍有何貴幹？」衆衛役且不答，白抖出鐵練來，七手八脚的將朱繼訓鎖上來，順跑出來看，也鎖上了。有幾個衛役往內室跑見中門關着，就舉起刀背在門上就砍，口中亂喊：「開門！喊了一會，裏面沒有動靜，衆衛役從門縫裏向裏面罵道：「關着門就可以了事嗎？捉拿朱繼訓的衛役向那些打門的衛役喊道：「怎不劈門進去？還有甚麼道理可講？呢？」謀反叛逆的案子豈同小可？朱繼訓一聽這話，心裏就是一驚，祇怕自己身無縛雞之力，不能將一千衛役打倒，又悔沒聽得老尼姑的話，趁早逃走，知道自己此時已沒有逃走的希望，覺得自己兒子被那不知名姓的和尚化去做徒弟，不至一同遭難，將來或者還能繼續自己的志願，心裏祇着急，關在內室的夫人。

小姐不知能否聽信老尼姑的話作速逃生。朱繼訓心裏這般想着。兩眼望着那些劈中門的衛役。祇見他們一齊動手。劈拍劈拍的砍了好一會。奈中門甚是堅厚。衛役手中的刀又輕又小。又不鋒利。僅將那門砍得一條一條的缺口。那裏砍得開來呢。捉拿朱繼訓的衛役就向朱繼訓道。你若是一個好漢。就得值價些兒。你犯了這樣的彌天大罪。你自己尚逃不了。你的老婆兒女還想能躲掉嗎。這把門關了。便能沒事嗎。你要知道拒捕的罪更加一等。快親去把門叫開。勉得我們勞神。我們也是奉官所差。出於不得已。並不和你的老婆兒女有仇。快去快去。遂押着朱繼訓到中門跟前逼着。朱繼訓叫門。朱繼訓祇得用手在門上拍着。口叫光明開門。又拍叫了好一會。裏面仍是沒有動靜。衆衛役都冷笑道。看他們這些該死的東西。能在裏面藏躲得了。後門早已。



有。多。人。把。守。了。也。不。怕。他。們。逃。到。那。裏。去。我。們。且。抬。一。塊。大。石。頭。來。那。
怕。他。鐵。鑄。的。門。也。要。撞。開。他。於。是。有。幾。個。壯。健。的。衛。役。跑。到。丹。墀。裏。在。
階。基。邊。挖。出。一。條。四。尺。多。長。尺。多。寬。五。六。寸。厚。的。大。石。來。四。個。人。用。手。
抬。着。打。油。榨。似。的。向。中。門。上。抵。撞。果。然。不。到。十。來。下。便。把。門。凹。撞。斷。了。
兩。個。氣。力。大。的。用。力。把。門。一。推。跨。足。進。去。不。提。防。兩。扇。石。磨。從。上。面。
打。下。來。一。扇。打。在。這。個。的。頭。頂。心。上。登。時。腦。漿。迸。裂。倒。地。死。了。一。扇。
在。那。個。的。肩。頭。上。哎。呀。一。聲。也。昏。倒。在。地。嚇。得。立。在。後。面。的。衛。役。連。忙。
倒。退。以。爲。是。有。人。從。裏。打。出。來。的。再。一。看。裏。面。並。不。見。一。人。才。大。胆。進。
內。各。房。都。是。空。洞。洞。的。沒。一。個。人。影。箱。篋。都。打。開。着。堆。在。地。上。衣。服。器。
皿。散。滿。了。各。地。衆。衛。役。都。驚。詫。道。居。然。逃。走。了。嗎。把。守。的。人。都。到。那。裏。
去。了。呢。捉。拿。朱。繼。訓。的。幾。個。人。見。滿。地。都。是。衣。服。便。起。了。不。良。的。念。頭。

教將把守後門的人叫進來商議先處分這些物事。再說隨將朱繼訓綑綁在房柱上。大家動手拾衣服。把守後門的衛役走進來說道：「後門始終關着不曾開。並不見有人從那裏出來。這些衛役祇要捉拿了朱繼訓。旁人如何脫逃？因都存心要爭奪衣物。也就不加研究了。各人把貴重的衣物都分配妥當了。抄了那些不值錢的東西。算是朱繼訓的家業。」查抄已畢。也奉行故事的加了封條。方押朱繼訓主僕並扛抬着一死一傷的衛役去了。原來有一個綠林頭目姓周。名致祥。和朱繼訓最相得。朱繼訓誤認他當個豪傑。曾和他商議發難的計劃。不料周致祥犯了旁的案件。在惠州被捉。他原是一個膿包貨。禁不起三推五問。就把朱繼訓的計劃和盤托出的供了。在惠州的朱繼訓同志因此也十九被捉。兩廣的綠林有一種特性。這案件不是他做的。打死他也。

不認。如確是他做的。問官一提起。他就立刻承認。無須乎動刑。狡賴的。便不算漢子。大家都得罵他。不值價。連子孫都在綠林中。說不起話。做不起人。那些和朱繼訓要好的綠林。不曾與聞。發難計劃的便罷。與聞過的。也都和盤託出的供了。於是惠州就慎重將事的。移文到潮州。把朱繼訓做謀反叛逆的要犯拿了。朱繼訓自知狡賴不了。直供不諱。拿去沒兩個月。竟在廣州被斬了。死後沒人敢來收屍。第三日才來了一個眇了一隻眼睛的老尼姑。說從前受過朱繼訓的施捨。不曾報答得。要求官府施恩。許他領屍安葬。官府允許了。老尼姑就買了一口棺材。將屍首裝殮停當。搬上了一條民船。不知運往何處去了。要知朱夫人和惡紫小姐光明正大的下落。以及和尚尼姑的來歷。都在下回書中寫出。

冰廬主人評曰。和尚化緣而欲化人。奇矣。所化者非活人而爲死人。則奇之尤奇矣。半杯白漿。對口度氣。竟能起死回生。眇目尼僧。其來突。如拯人於水火之中。是皆作者竭力爲方外人渲染處也。

朱繼訓念念不忘明社。欲圖恢復。卒以誤交匪人。身首異處。宿昔志願。盡付東流。嗟乎。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是誠大可浩歎者也。然臨事不愼者。亦可以此爲戒。

胥役狐假虎威。殘民以逞。一遇財帛。如蚊見血。此篇寫衙役一見衣服器皿。便先議處分之法。反置正事於腦後。雖寥寥數語。直抵得一篇衙役現形記。

